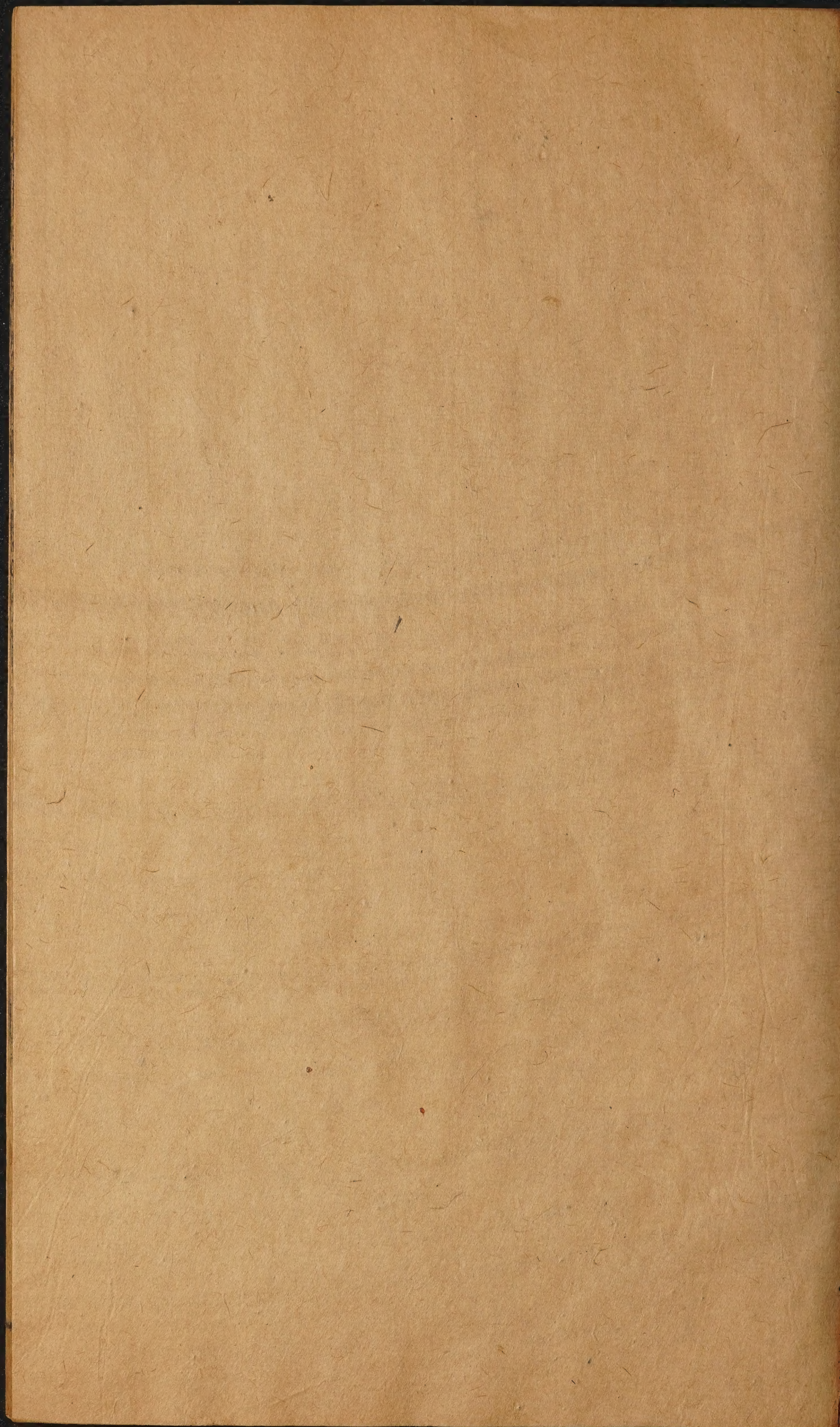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辛未會試程策一二三

問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泰者固在君臣相與間矣夫泰之時和氣洽而理道昌一有壅閼不足爲泰在昔明君良臣相與開泰於先保泰於後者用何道歟君臣遇合盖古以爲難而胡以交歟唐虞三代尚矣漢而下有講經論理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事者有降手詔給筆札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待宣召者亦庶幾所謂交泰歟

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 聖謨遠矣頌
盛德者謂開泰莫如 二祖保泰莫如 宣
孝二朝當時謀臣策士耆舊老成侍 帷幄圖
國政以佐致昇平者可悉數歟 朝講之儀
載在 令甲備矣乃又不時 宣召得無煩且
勞歟我 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嘉與百執
事共登太平之理 湛恩威命節叙遐荒斯亦
交泰之驗矣抑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且
夫平能憂陂往能思復泰之旨也願推廣其說
以為 今日保泰之助

夫君臣之際其天地之交乎是後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代之鴻圖後天而保泰也相與建萬世之長策聚精會神相得而益彰顯志弘業相須而共濟盛美溢乎當世聲光流于無窮葢自唐虞以及　昭代致理之原古今一揆矣愚請繹泰之義先著君臣之所以交然後鋪張我　祖　宗休烈可乎易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泰之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爲事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使元首與股肱弗相聯屬則精神不貫而身病使主伯與亞旅弗相親比則意氣不洽而家睽哉

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絪縕訢合以生萬物交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遺也而況於人乎人臣懷忠信之心抱匡濟之畫孰不欲委質淸時結心明主然而冠履之分嚴而宮庭之地隔其情易渙而其勢易踈也明主知其然故首出庶物而下蒭蕘兼制四海而先暬御朝而議政坐而論道示以優體也虛懷而聽造膝而籌所以致親也日晏侍食夜分徹炬所以示渥也辟左右借顏色披衷愫忘忌諱所以盡情也君咨于內曰爾惟麴蘖爾惟鹽梅臣順于外曰斯謀惟后斯猷惟后所以一德也泰九二以剛中應五而五以柔中

虛己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交故泰之初據茅彙征與共開焉泰之極艱貞無咎與共保焉二言所爲五不言所爲二臣道也以仁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勝其任則五可無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此之謂君臣交而爲泰也夫都俞咨命喜起賡歌唐虞尚矣三代相與載在詩書君臣之情猶可想見由漢而下肇造元勳中興名佐代固有之然率外合而中疑文具而情閡建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責以吏事則其體失也貞觀宰相入閣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曆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札而圖辭不對

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司馬光請命侍從輪直資善
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卒未行則君負其臣也
何以庶幾于交泰哉愚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
曰歷代君臣同心一氣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
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大哉　聖謨
我　皇祖　列聖之所以交羣臣而昌泰運者率用
此道矣請陳其略　高皇帝延攬英賢廓清華夏所
與參容議而賛鴻猷者時則有若基若濂若安若禕
若溢若琛若彥良其人爲　文皇帝親禮儒碩綏靖
邦家所與商幾務而從征討者時則有若縉若廣若

淮若儼若榮若士奇若纫孜其人焉夫天造草昧干
戈不遑家難劻勷創夷初起而　君臣之相與如此
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延及羣生施于方外而一
代之鴻圖定矣所謂開天地之泰者非邪　列聖相
承久安長治宣弘之際尤稱郅隆　章皇帝心存無
逸著舊不遺閣臣則若榮若士奇若溥部僚則若義
若原吉若濙　齋宮便殿　召對者數矣至于登山
泛舟　賜章給饌一則曰同心同德兩無猜嫌一則
曰以遊以豫庶幾古昔又何其歡洽也　敬皇帝志
大有爲老成具在執政則若溥若健若東陽若遷臺

省則若文幷若大夏若珊　平臺煖閣　召對者數
矣至於　天顏開霽　廟筭周詳疏擬則或更數字
或削數語執奏則或移晷刻或至累日又何其披豁
也夫奕葉承平法守已定庶事循習玩愒易生而
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克篤
前烈施于后昆而萬世之長策建矣所謂保天地之
泰者非邪當其時　主無貳任臣無隱忠歡忻交通
而德威宣暢故論開霽則功軼于姬姒頌熈洽則治
匹乎唐虞而一時名臣碩輔幸逢　昌運亦得以勒
勳德于旂常垂功名于竹帛猗歟休哉真千載一時

之遇也今天子光撫鴻圖祗遵　成憲　講學臨政寒暑必親嘉言忠謨納聽靡倦公卿百執事相與勵翼于下而　天子恭已南面以聽之内寧外謐時和年豊黠虜來庭災荒奏凱斯亦泰運之再昌已而執事尚欲聞保泰之説則愚將何詞以獻乎竊以爲欲登太平之理莫若致隆于上下之交欲隆乎上下之交莫若憲章乎　召對之典夫人情狃于法之所常行而愓于意之所間舉今辨色而入日出而視之頃刻而退矣習則玩玩則不可振故不若間一　召對之爲益也盖有六善焉閲世務一也察材品二也明

德意三也察事幾四也定　國是五也激忠悃六也請得實以　祖　宗故事熟數于前而執事試吾聽焉夫人主雖神聖睿智而四方庶務弗能周也錢穀刑獄各有主者　召而問之則幽隱畢達故屯田鹽法欲計其宜而臨淮洛陽得畢慮于下矣邊備虜情欲定其筭而鈎陽華容得決策于前矣故以閱世務

卒作考成可弗眩也夫退而具疏則詞可飾也思而陳詞則端可匿也惟卒然問之心術立見能否莫逃故呂震與儀智並對而諛直見楊士奇與蹇義並對而遲敏見故以察材品則明闇回正可弗欺也

上意猶的也射者爭趨之故諸司奏請必令稽舊章侍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守法　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與治故以明　德意則措注嚮往可弗違也夫造膝而密語者不可以先傳也從容而納誨者不可以牘盡也假令議廣　詔條而可令多人知乎出廠帖議改命可外泄乎故以密事幾則轉移變化可弗窺也衆議畢集可否易淆不惟僉夫與正士殊科即君子意見亦有同異如移師彰德楊榮以為是士奇以為非舉伏伯安為使蹇義以為可原吉以為不可黎利請立

陳氏後張輔蹇夏曰勿許榮士奇曰許之此其心皆
體國而所見各殊惟折以 宸衷則衆論一矣故以
定 國是則盈庭聚訟可弗亂也夫入侍 帷幄出
奉 乘輿內寄腹心外資謀斷人人自以爲親巳矣
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 祖 宗朝相與盛事藏在
秘府愚不得徧觀即如泰和長沙華容之所私錄
既倚 眷顧迄今誦之猶爲感動況親當其盛者乎
故以激忠悃則御恩幸遇可弗負也斯六善者皆巳
事之明驗益于法制常行之外而時用吾鼓舞不測
之權故 聖智日益觀聽日新賢才樂爲之用而天

地常泰且初雖似勞久而情誼洽彌見其適初雖似
煩久而要領得彌見其簡又何煩勞之有愚又聞
二祖諸臣皆從事乎草昧勛勤間而宣德弘治所親
禮乃其輔導之舊蓋未　登大寶而相與已素矣且
孝宗十載始　召諸臣面對其　召也雖內侍不
及知夫　恭默思道是惟不言言乃雍　沉幾觀變
是惟不行行乃果　宸衷獨發固不可測也今　上
勵精圖治日臨羣臣益明習國家事且將舉祖宗故
典以備熙朝盛美蓋有待焉草莽愚生傾心拭目於
是舉也久矣若釋此而他求保泰之道則愚何知焉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軻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左歟我　國家之法鴻纖具備於古鮮儷矣然亦有在前代則爲敝法在　熈朝則爲善制者豈行之固有道歟雖然至於今且敝矣宜有更張否歟或者謂患不綜覈耳古今論綜覈者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日一視事矣僞增籍者受賞矣若此者可謂行法歟宜優于文豈爲通論而或者亟其歎服抑宣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深刺其非孰爲當歟夫欲綜覈則情

偽有不可窮更張則善制有不必變誠不知所宜從也願熟計其便著于篇

法不可以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敝襲舛有頹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太多事之過也二者法之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責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過而一求諸實法斯行矣執事發策考荀孟之異論稽 國家之舊章審沿革之所宜求綜覈之實效愚嘗伏而思之夫法制無常近民爲要古今異勢便俗爲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

先王矣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後王矣兩者互異而荀爲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于時拂于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往代無論已　明興　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博稽逖采靡善弗登若六卿倣夏公孤紹周型漢祖之規摹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曆

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即如算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新法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彊之效而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于聖哲者乎故善法後王者莫如高皇帝矣天府之所藏掌故胥之所須有司守之大小相維鴻纖具備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于昭代者也然今

甫二百餘年耳科條雖具而美意漸荒申令雖勤而實效罔獲屯田與矣土曠猶故也鹺政舉矣蚕鹽猶故也清勾數矣乏伍猶故也積粟課矣空廩猶故也豈法之敝而不可行哉故議者謂宜有所更張而後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愚竊以爲不然也夫 高皇帝之始爲法也 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算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莬以踰之矣且以 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衆之所爲乃以今之庸衆而欲易 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

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爲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頌言而毋諱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斡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爲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爲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勢之所阻常在于衆彊下挾其衆

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于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爲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

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蔽其塞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夫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常新一令創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飭而振舉之如曰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爲稱上意者亦未嘗以己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徒具文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其所以振刷綜理者皆未嘗少越于舊法之外惟其實事求是而不采虛

聲信賞必罰而真僞無眩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
後世鮮及故崔寔稱其優于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
服荀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爲非良不誣矣然
則今之欲求治理者又奚以紛紛多事爲哉　高皇
帝畢智竭慮以定一代之制非如漢祖之日不暇給
也　列聖相承創守一道非有武帝之紛更中變也
百官承式海內嚮風非有許史霍氏之專制撓法也
成憲具存　舊章森列　明君賢臣相與實圖之
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袪積習以作頹靡振紀綱

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　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
法行如流而事功輻輳矣若曰此漢事耳吾且爲唐
虞爲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問古之君子與建鴻業聲施後世者世必目之曰
英雄曰豪傑是二名者豈非偉丈夫之通稱歟
乃論著家又各析其名義匪直英雄與豪傑有
辨即英與雄亦從而分之謂有英而不雄者有
雄而不英者其說然歟否歟歷代英雄豪傑見
於史冊者不可勝舉然亦有即標題爲號者如
蜀之四英周之七雄戰國之四豪漢之三傑其人

材行聲績果皆不愧其名歟將其人品又各有
高下歟近世儒者謂真正英雄必自戰兢中來
又謂豪傑未必聖賢聖賢必為豪傑而古唯三
聖人足以當之則其說豈不尤異歟夫英雄豪
傑美名也士以是稱可以為難矣乃儒者猶雌
黃之不少假則尚友者何所取則歟試言之以
觀其志

古瓌偉奇特之士樹鴻業于當時垂鴻稱于後世者
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係于養矣養有淺深則其
才有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于天者

也養繇于人者也才欲㤥欲宏欲奇欲儁養欲微欲深欲精欲奥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奥者所以爲㤥宏奇儁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巳之純闕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之易摧也銛如鏌邪不敢以言割懼其鋒之易折也神君著蔡不敢以言勇懼其筭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蹎也煉之至精而斂之至密韜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索之不可窮矣人徒見其事業聲稱煕耀今古抑孰測其所以致之者哉今夫兩間清淑之氣麗于

形象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在土石爲寶玉在飛走爲麟鳳在人則爲英雄豪傑是英雄豪傑者固均之二氣之間鍾人倫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觧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力絶殊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綱翊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爲之然而品格異焉不可不察也夫人非無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爲難四人

者其機智勇決旣與凡民迥異則未免過于自恃而有耻焉輕天下之心紛錯未交而謂幾不足與晰也艱阻未識而謂功不足與圖也考衷叩藴則固未有灼然先幾之見確然不可奪之守一挫其鋭則折北而不振矣是純乎氣者也夫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爲尺梃成響物理有分感應有節不可易也四人者負其才具則不能安于無事徃徃不勝技癢曲牽于應世之迹而輕試其所長是以見彈求鴞或欲速而不達投珠抵鵲或見小而妨大此與虚憍恃氣者固有間矣然而其疆可撓也其躁可激

也其驕可乘也其欲可參也以綜天下之務則得失參焉不可與謀成也是識不能勝其才者也等而上焉嚴乎內外審于施應旣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從時自度其智可與幾也將謂天下之故非已莫能矚耳自度其勇可與斷也將謂天下之事非已莫能成耳其晰微制决持危定傾能于轉盻咄嗟之間而豎俶儻不羣之績此四人者之能事也然而其光外朗其氣內盈尋之不易其方而測之可窮其際是兼得乎養而未盛者也品之優也等而上焉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事而

應弗膠于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朕兆未萌法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迹不世之功永世之澤藹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謂智者勇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也品之上也愚嘗以是泛觀古今之迹總挈人物之量其英雄豪傑優劣高下之辨大都不越此四者顧更僕未易數也姑即明問所及者言之周之衰也王綱弛維諸侯力政于是縣宇分裂稱爲七雄戰國之末貴臣握柄資贍游談于是列國公子號爲四豪漢高坐屈羣策以建纂堯之業則張良蕭何韓信

三臣者皆人傑也而漢之得天下由是焉昭烈知人待士以噓炎劉之燼則諸葛亮董允蔣琬費禕四子者皆英儁也而蜀之存亾因之焉即史傳所紀固各有英雄豪傑之目矣試即前四者之等以槩此數子之長則七雄者彼哉無以議爲也平原卑卑不及格矣孟嘗春申廣交養名背公死黨奸人之魁耳信陵威信于彊秦義存乎弱趙急人之難不居乎功蓋猶有烈士之風焉惟其挾威震主内疑外忌則君子所不道者其在三四之間乎三傑遭際興運各奮才智推轂漢祖卒成帝業信乎爲代寳矣子房英畧蓋世

而貌若處子功成身退超然遠引比之何信爲最優焉三品之上者乎董允蔣琬費禕端謹節士耳雖事無過舉然天之所授非特異也有忝英稱矣孔明望重于臥龍力抗乎漢與君臣契合投袂臣時至于出師獻納之言寧靜澹泊之語出處議論庶幾王者之佐焉蓋入其域而未優者乎之數子者皆以蓋世之才際功名之會雲蒸龍變鷹揚虎視考其平生之所建樹可謂俊偉卓犖矣然其中或得分有多寡賦才有兼偏細節多疎則不能無負俗之累氣質偏勝則不能無瑕纇之存葢所謂衆材之尤也非衆尤之尤

也必也其大禹乎鑿龍門排伊闕別九州宅四隩績固偉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與爭功愚夫愚婦而凜若勝己彼視地平天成于吾身何有輕重也其周公乎除兇殘驅虎豹立綱紀陳禮樂功莫大焉然且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不驕不吝履赤舃之安彼視勝殷遏劉于吾心何有加損也其孔子乎學殫累世而不以智聞力抉門關而不以勇聞在鄉黨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謹固儼然儒者也及其却萊兵反鄆讙墮三都誅正卯即慷慨奇節之士決眥奮臂極力而不能辨者乃不動聲色徐引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無

矜容無盛氣此豈世之君子所可與量尺寸哉葢此三聖人者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渾淪磅礴之氣修之于已又皆懋夫沉潛純粹之學其所基者密而宥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決夫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紓徐委蛇而不見其作爲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朱子謂真正英雄皆自戰兢中來而聖賢豪傑唯此三聖人足以當之信不誣矣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才而有志于三聖人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之道無欲其本也慎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內朗

洞乎若止水之獨鑑所以養智也抑其彊陽銷其客氣深乎若彊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劒之斂鍔所以養勇也尸居而龍見淵嘿而雷聲聖人之事也即史冊所載瓌偉奇特之士猶將姑舍是焉而况其下者乎葢嘗聞紀渻子之養鬭鷄也始也虗憍而恃氣馴之十日則應景嚮矣又十日然後其德全而異鷄無敢鬭者矣此養德之喻也故英雄豪傑之從事于學也若紀渻子之養雞則幾矣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七

送起居館講太寶箴記事

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於 文華殿背誦太
寶箴先是 上以大寶箴爲書字影格臣因奏此文
甚切於君德治道 皇上勿徒書寫須熟記其詞又
勿徒記誦須通曉其義乃爲有益上以爲然臣乃爲
註解一篇以進至是日 上御文華殿 召臣至
御座前 上起立高舉大寶箴一冊面授臣臣受冊
立西北開呈高聲背誦一遍一字不差又 玉音清
圓悠遠餘紆繞然誠 萬壽之徵也背畢臣又進講

一一陳說大義　上皆洞其微旨所引瓊宮瑤臺糟丘酒池開羅啓祝援琴命詩等事悉知其顚末講至縱心乎湛然之域一條　上曰此不過言人當虛心處事耳臣因擧手賀曰只虛心二字足以蔽此條之義矣夫人心之所以不虛者私意混雜故耳如水本至淸以泥沙溷之則不淸鏡本至明以塵垢蔽之則不明人主誠能涵養此心除去私欲如明鏡止水則好惡刑賞無不公平而萬事理矣　上曰然是時左右侍臣聽之無不欣躍稱慶者次日　特賜臣銀八寶二十兩以酬昨日講讀之勞

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

先是薊遼總督梁夢龍塘報虜酋土蠻大舉寇遼東輔臣張居正以警報封奏 上遣文書官命居正等擬 旨諭兵部議驅勦之策居正等入奏言九月初間有北虜俺答部下頭目恰台吉差人於土蠻營中偵知土蠻欲糾衆向遼講求貢市臣卽馳語總督梁夢龍令其再偵的實多方設備傳示遼東總兵李成梁巡撫周詠虜若糾大衆至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使之野無所掠虜氣自挫又使梁夢龍親率師東行發勁兵二枝出山海關爲遼東聲援令薊鎮總兵戚

繼光選精銳乘間出塞或擣其巢或邀其歸以撓之

令據報各官具知臣指梁夢龍已東駐山海遣叅將

許汝繼楊栗出關截殺鹵繼光移駐一片石伺間邀

擊遂東收保已畢虜以十月初二日至寧前向中所

地方此中地狹人稀虜衆無所掠勢不能久旦夕必

已退遁令 勑本兵姑議驅勦已後相機別議且彼

中戒備頗嚴諒無疎失伏惟 皇上少寬聖懷 上

曰先生費心處置朕知道了乃叩頭出

題竹林舊隱卷

竹林者萬子榮故居也萬子生於潺陵長待詔宦者

署出爲益内史是時宗藩中益殿下最爲親賢好學而萬子以修潔自將又聰慧穎悟以故得幸於王三年以類奏走京師而余與萬子同鄉里既相見道故舊勞苦如平生懽已迺向余嘆曰吾聞君子樂其所生而有情之物思不忘本故楚客越吟莊生愛似其致一也吾少有烟霞之想方其隱居修竹之間圖書自娛蓋自謂與此君終焉爾竹堅貞有常性貫四時凌霜雪而不改又盤據糾結固守其所得君子之止焉而吾輕去父母親戚遠宦他國舊業日蕪枝柯零落竹不負吾而吾負于竹多矣能無思乎張子曰若

是則子之愛竹是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也夫得其形則視天下之物皆物也得其神則視天下之物皆我也故竹微物而昔之君子貴之皆意有所愜焉者也夫外直而中洞音中律呂者虚也發萌隕籜錡然葱蒨者文也嚴霜下零衆草俱萎寒色森森與貞松而並秀者節也君子取其虚以宅心可以宏翕受之德取其文以飾聽可以煥至德之光取其節以勵行可以堅獨立之操斯所謂得其神者也得神而形可忘矣且聖人不攖情於物而委心以任去留故以天地爲寄跡以四海爲一區若子之言必處瀟湘之間

日與其蒼髯檀欒者居而後爲友也毋亦與昔人之所存者異乎萬子矍然曰遠哉先生之談吾乃今之得與竹爲友也吾向者之言困既聞至論請終身服之

跋葉母還金傳

余讀史竊高楊震管寧之爲人及至京師遊薦紳諸公間又聞有葉母還金事還金至小節非葉母母儀婦訓之炳然者而士大夫咸極稱之何哉楊管不作而介然取舍之操迺出于婦人云爾然方其臨莅不顧逡巡退讓之時豈自知當播譽於人垂光簡冊哉

寧以貧困義不苟得盖所謂無欲而好仁者仲尼稱人之爲善欲盖而彌章也豈葉母之謂邪顯揚其親美以崇孝中書君之謂邪

跋會稽徐珊四寶編

楚人太岳子曰余嘗爲翕張君傳擬韓氏之毛穎巳而火之蓋文以屬詞切理宣揚道德者也司馬長卿爲上林賦借子虛烏有以諷世主猶不免取誚俳優況復作謎語以誇侈藻繢者哉自退之作巳見笑於子厚其他壽光先生草華諸傳瑣瑣可勝道哉然其稱引託喻譎以爲諷抑亦韓製之旁流也墨士故自

以文爲戲觀者亦且以小喻大文章家所不廢也余于徐氏四寶編欣然而存之

方氏建水射銘

黃山之源東流爲淇潭之水溉田千畝畝俱五鍾六姓者居焉爲方爲夏爲汪爲李爲姚爲閻咸先世名族也而方氏居北岸岸受水衝齧盧殫爲河矣居人病焉謀爲石岸以射水勢而工鉅莫爲任者濤溪方君端獨慨然曰一勞者永逸利百者功建其在余乎乃鳩工伐石舉致其側水潦舉事辟業重累上爲大道延袤數里於是依北岸者百餘家爲莫居焉起嘉

靖丁亥迄乙卯工乃落成蓋費雖不貲而百世利矣夫修身潔行維膏龍霖以博濟天下者卿大夫事也散財樹德拯患急難以利一鄉者士庶人事也今豪右侈族以其財雄里閈卽不翼其虎戾是矣能建利捍患於人耶快于自潤惔于及人人情也若方君者詎不足多乎方君從子五溪大濂俱從余游而以君建水射大功祈余爲之紀方君聞之矍然曰細行何足煩大君子記其深衷不伐如此夫不憚勞費建百世之利近於義積而能散近於智不矜其功近於厚信哉方君居士庶人而有卿大夫維膏龍霖之功者

乎余嘉其詞而爲紀系之銘曰

爲魚淮陽化鼈秦中誰言柔德其害靡窮層嵓嵯峨巨石龍嵸障彼狂瀾委伏而東昔也沮洳今焉崇墉高原膴膴禾黍芃芃于萬斯年不騫不崩誰其嘗之方君之功

玄海子著書評

楊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極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談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祇足覆瓿云耳人情好慕遠古而忽儔類信習熟而駭所希聞彼親見楊

子雲名位不顯又所著作非淺見謏聞者所易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卽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旁索者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堙滅而無稱者又可勝道哉玄海子遯世絕俗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中述道德之意下極肖翹之變旨趣深矣讀玄叩集又窮極幽隱鉤致深遠索玄珠於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閎覽博詣君子乎他作鑄詞險峻至不可句又焉能究其旨歸則世之知者蓋亦希矣嗟乎玄海子愼勿輕出其書世有博詣遠觀如桓譚

者將必有傳之後世之先見而何計世俗之知與不知哉

書胡氏先訓卷

吉胡正甫氏出其高曾祖遺訓余觀之稱慕古昔率中規矩以守道居約箴誡子姓而歸本於質厚蓋兩翁生先朝全盛時道化汪濊故皆知節誼敦實而無今眂市利之習夫人處世譬之尺蠖矣食蒼而蒼食黃而黃故啜醇者之不能爲漓與處華者之不可返質即賢者猶將移之况漸漬於緜俗者乎正甫行修而文復恬於世好最爲卓越矣然未知眞純簡素便

可比蹤先世否璞不能不散而爲器玉不能磨琢爲圭璋瑚璉彼其爲圭璋瑚璉也則亦遠於璞矣余從正甫觀遺訓蓋累歎焉又別出其父晴崗翁手澤一卷言質直率類其二祖而于聖賢之學尤惓惓焉胡氏世有儒宗矣昔陽明先生昌學於東南學士大夫或頗有棄而不信而閭巷之儒油然宗焉如是者何哉蓋膏雨之洽潤非有所擇也物則有受弗受矣受則苹茸猶華實弗受則芘乘之財日就槁矣余與正甫論學最契謂其出于羅念菴先生余素所傾向者然不知正甫更承其家學如此也駒本渥洼而良樂

又從而拂拭之欲不千里得乎

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自吾鄉李文正公之殁也數十餘年而公與惟公實鍾衡湘之秀秉箕尾之精旣而擢冠禮闈翱翔藝苑以至爰立作相望實炳燁日有聞矣而顧止於是胡造物者之於公也旣與之以勃鬱磅礴之氣而復奪其期頤耄耋之年耶竊嘗見公議論天下大計謀思如江河之不窮早見如龜策之不爽意公久於其位必當以修攘之策靖四方使朝廷尊榮邊圉寧謐見公之立于朝正色率下無所假借意公久於其

位必當以剛直之節肅百僚使端士不懼儒夫能立見公之學術淵深博聞強識意公久于其位必當以帝王之學沃君心使禮樂可興道化滂洽而今皆已矣嗟乎公之心未可一二與俗人言也公之自留都入相也今　天子拔之於疎遠之中而置諸左右公之知故莫不為公喜而公獨愀然不見其忻豫之容賓客在門蟹蹙疾首語及時事輒扼擘而於邑此其志意豈在富貴賢豪間耶嗟乎難成者事也難得者機也以公之碩德弘器負海內之望者二十餘年曾不得大展於時乃竟顧頷以隕也謂之何哉鳳翔等

于公有同鄉之情有分職之任或與公爲交遊或爲
公之晩進皆思畢慮竭愚陳其所知以獻於公少裨
萬一豈謂公遽止於是而巳哉嗟乎生之有死古之
與今猶旦暮耳何足悲乎所悲者不悲公之死而悲
公之志未伸不悲公之一人云亡而悲夫後學之無
所師承也嗚呼巳矣幽明之誼永乖隔矣漫漫修夜
寂寂高堂言寄于東淚寄于觴精爽伊邇昭格洋洋

祭朱公文

導漾挻靈大別儲精葱蘢藴結鬱生人英惟公幼懷
瑰瑋早繼簪纓執殳冑甲腹心干城心馳瀚海志勒

燕銘遘兹時之偃武兮爰嘉遁以辭榮弋冥鴻于碣石兮招黃鶴乎秋冥遙弭節于夢渚兮長絶意于青門惜猛志之旣蹶兮終崛起于後昆篤生侍御秉時策名兮符嶺表攬轡都亭猗猗令望赫赫厥聲懍陟岵之遐思兮冀瓜期之旣及秣晝遊之驄馬兮振班襴以晨夕何寸草之方殷兮傷大椿之遽靡馳遙想於重雲兮結長悲于萬里嗚呼哀哉公厭世兮釋累而離氛驂架蒼螭兮謁雲中之君仙輀香而難卽兮靈御儼其繽紛羡華胥之不返兮哀人生之長勤彼生死同於旦暮兮又何脩短之足云某等追隨令子

挹公餘芬莫能走哭于賔位兮悲訃音之遠聞寄愁心於楚水兮託哀響於江雲瑶席兮玉瑱桂醑兮蘭馨瀹江兮薦璆纈芷兮燔蕙靈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殷殷

祭兵部侍郎傅公文

嗚呼我公邦之干城作鎮大藩式武且文玁狁匪茹逼我畿輔帝乃震怒陳師鞠旅帝曰嗟咨疇賛予征四岳咸薦來公于京肅肅我公帝命是共星言夙駕沐雨櫛風公旣戾止百勞萃止旣總國儲戎務是理惟此大任咸集于公寧居不遑夙夜在公公病于邸

手足萎薾人曰盍歸公曰效死歲夏六月公遂以告嗟嗟昊天奪我邦良公志未遂公身先殂大難未夷公歸何所不悲公死悲時之艱匪鱣匪鮪曷逃于淵死者永寧生者長慼心之憂矣疢如首疾靈茀南發祖道悠悠奠公一觴聊以寫憂

祭勅封翰林檢討陳公文

嗚呼自綺等得侍吾師陳先生聽其語未嘗一日不在岷峨錦水之間者念翁在也然翁聞先生之欲歸輙唏𡃤不樂馳書戒使拒而尼之先生徘徊于邑欲去不克遂者數年於兹故翁之没也先生崩慟殞絕

瀝血呼天不能自止誠憾夫夙志之有違而痛乎追養之莫逮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人之于子莫不願拳跽傴僂拊之膝下袒韝鞠𦡀就之朝夕然世顧有近之而愈戚遠之而愈欣者將資父之義重於承歡顯揚之美賢於色養耶嗟乎身無銜命順之亦已苟願其志生則悅之死則安之夫先生爲講幄近臣有論思之責有調護之寄任大望重如此翁能以私愛奪之否乎第令先生奮然決一旦之意不顧違親以快其志可矣翁悅之否乎不悅則必有拂鬱壅閼之懷焉翁能以壽考終其天年否乎若先生者蓋所謂

抑志以安親違心以順命者也而又何憾於心乎某等遊先生之門悲先生之志聞翁之訃蓋切怛悼痛雪涕而興哀焉然又知翁之心以先生之能順其意爲安且悅也故瓣香陳詞告翁之靈并以爲先生解嗟乎翁而有知諒亦無逆於斯言乎

祭少司成晁春陵文

嗟乎卜商失明於西河濬沖鍾情於一慟憂能傷人古今一揆豈不悲哉先生蒼顏古貌長身玉立眂其狀貌度百歲人也及傷其子吉士君之亡也結念鬱悰遂成內患形衰色憊神氣黯然不五六年而先生

亦以長逝矣豈溺情結愛雖通人猶有所蔽耶嗟乎
吉士君賢子也夫芝蘭玉樹不幸殞折於風霜卽行
道者猶咨嗟歎憶乃一旦奪之階庭而委之泥塗自
非無情能不悲乎遂使文梓先摧喬林繼萎剏讀書
萬卷而弘濟未裨積德百年而駿業中阻嗟夫先生
安得不以是悲其子而人安得不以是悲先生哉初
先生以弘衍該博蜚聲藝林縉紳大夫鴻儒學士無
不延頸擧踵願托末交而先生雍穆渾潛恂然若無
能者其敎成均僅數月耳六館師生以數百人至衆
也而頌先生之德者口嘖嘖不休使天畀之以年其

化導莫可量矣乃今竟爾爾豈意先生之鉅者既未盡布而其細者乃亦不克終耶嗟乎先生可悲也已余二人者以承乏繆董教胄之役而六館師儒又先生夙所甄陶者方且欲咀先生之餘潤以沾溉後生播先生之遺風以興起善類而先生不可復作矣雖欲相與協和友善以共圖菁莪棫樸之化尚於誰賴哉是日也有牲在俎有酒在斝于以奠之繐帷之下神其來歆我悲以寫

祭李封君文

文梓貞幹生於鄧林豈繄材良植根則深渥洼龍種

育必神駒紛紛凡匹厥類則殊氣厚期昌德厚期祉
赫赫京兆維公之子吁嗟我公古之逸人賁於丘園
頤志含眞汾沮崇儉考槃樂道潛德之光闇而愈燿
乃生賢哲作瑞家邦譬彼九苞翩飛鳴陽摛藻詞林
珥筆瑣禁崇階荐躋令聞藉甚祿養方隆天休載篤
方期大椿遽悲風木陟彼燕臺以望白雲白雲不見
哀訃空聞嗟嗟公乎食於後人不於其躬天之報公
孰曰不崇富貴福澤既祺且壽公之受享孰曰不厚
乘烟馭風駕螭驂虬遊於華胥其樂悠悠其等昔與
令子比翼詞垣誼雖友朋情均弟昆死喪之戚兄弟

孔懷瓣香陳詞維以興哀

祭封一品李太夫人文

夫鞠育顧復者有生之所共念力不副志者賢哲之所歔欷故有蓬戸編袛桑樞賤士膾鱗爲羞采薇代旨恨一饋之已竭欲畢志其奚以亦若奉輿西邁逐子東征入陳綺饌出奉文軿顧行虧而德劣何祿養之足榮矧乃脩短靡恒耄期難越木望秋而先零月旣盈而倏魄攷載籍之所聞索什一於千百惟太夫人淑慎溫惠含德之貞配沙麓以毓秀孕太陰以儲精氷霜勵其孤操姜孟軼其令名乃生哲嗣翊我

皇明厥嗣伊何曰少傅公惟兹少傅秉德淵沖忠貞作幹夙夜匪躬履姬公之几爲奏崇伯之膚功皇風穆其休洽庶類煦以艴幪承帝曰咨繄其有毋採璿珠之英英迴靈源於合浦惟深山與大澤實龍蛇之所處乃錫華章一品是褒煌煌翟茀峩峩鳳翹階森蘭玉鼎列麟羔揖綠華與金母媲瓊蕤兮緋桃既履善而願志亦備養以克庖是以心和體適氣謐形延節匪節而自健鬒不沐而長玄百歲厭世翩然上仙乘雲馭風駕鳳驂鸞縟典殊恩殁而被焉故論德則駿業著乎寰宇徵養則甘膬窮乎海岫俊榮則崇封

陟乎穹品考終則修齡躋乎上壽蓋往帙之所寥聞而方内之所稀覯者也其等幸承末庇夙藉徽音瞻蘭堂而啓處悼月没兮珠沉嘉休光之煒燁又易慼而爲欣酌芳酤兮列糈託柔翰以寫忱爲斯言者一以慰先靈於冥漠一以綏傅相之哀怦

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國之隆昌必有元臣天壽平格永康兆民家之隆昌必有賢配纘嚴女功以正厥内臣勞主逸剛唱柔承代乾施化配坤永貞博觀宇宙邈焉寡倫曰師相翁暨其夫人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謨議幃幄基命宥密

忠貞作幹終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惟我夫人
式克承之肅肅母訓煌煌令儀紘綖蘋藻筐筥枲絲
居中作範儼以婦師篤生哲嗣異才天挺濟美象賢
篤其忠藎出勤公家入奉晨省義方之訓日夕惟謹
嗟乎國倚於翁翁倚夫人翁家有託國乃用寧我願
翁壽齊於岱華亦願夫人與之並駕何期鸞馭厭世
遽謝譬彼龍劍雄存雌化凡我朝士下及臺輿奔惶
載路吊唁盈閭匪夫人傷實爲翁吁惜哉樊孟今也
則無光光天寵燁燁孫子既壽且昌載綏繁祉彤管
有輝令聞不已嗟乎夫人固無憾矣靈輀南發祖道

悠悠豉子望之章江之陬白雲紫氣帝里皇州青烏有知庶其來遊

祭秦白崖先生文

吁嗟乎造化無端譬彼蒙倪始余不信今迺知之夫先生初起海陬也含菁咀華懐珍抱璞揖班揚掩陸謝出入銅龍升降金馬此時視九列與三事殆計日而可躋曾無幾何素絲見緇嫮顏蒙垢遂使威鳳之羽將摩霄而遽蹋逸騶之足望長路而中隤一信一詘誰其尸之及其暮年身栖林壑名重巖廊於是龍光賁於丘園逸駕返乎宣室先生方將畏此簡書肅

征戒兩而闕庭未覲高車已摧賀者未歸吊者隨至一出一處又誰驅之假令先生上無汲援下無推轂謝安之詔不下於東山叟之舟得藏於巨壑則先生必且終老林泉從容正寢何致委棄親昵畢命路隅一生一死又誰使之嗚呼昔人有言天地蘧廬耳奚足怪乎畀之何豐攫之何匱修乎何忻促乎何懟賈生覩鵩而長悲尼父覩麟而興喟豈崇替之所繇在聖智而猶蔽唯冥契以達觀乃昭晰而不昧某等夙承芳譽遙藉徽音託交令弟比翼詞林聽鶺鴒之哀嗷傷連枝之半傾乃寄辭於柔翰託生芻以寫忱

先考觀瀾公行略

先君諱文明字治卿別號觀瀾高祖唐妣沈氏曾祖旺妣王氏祖懷葛公誠妣聶氏父東湖公鎮妣李氏懷葛公以下俱　贈特進光祿大夫云云大學士聶以下俱贈一品夫人其先鳳陽定遠人也始祖關保國初以軍功授歸州守禦千戶所千戶至懷葛公以別支徙居郡城懷葛公陰行善施德於人不食其報身自作苦得錢即以周貧乏或施僧供家無餘財有識鑒雖口吃而其言皆足為訓里中父老稱為謇子每舉其言以訓戒諸子弟必曰張謇老云云其見敬

如此謇祖生三子長鉞仲即鎮季鈛鉞能治生饒
於財鈛業儒爲邑庠生鎮豪宕任俠不事生產又弗
業儒然謇祖顧獨愛之踰於伯季遠甚及鎮生先君
謇祖乃曰吾平生濟人多矣後世必有興者其在此
兒乎長而自皙修美宗室有欲以女妻之者謇祖曰
吾以此兒大吾宗何用婦人貴乎卒不許弱冠補郡
庠關西少華許君督學楚中試居高等選郡中士才
質尤異者別居書院肄業先君與焉其後院中士先
後皆取科甲貴顯于時先君乃獨七舉不第嘉靖癸
丑不肖以翰林編修三年秩滿例得　貤封先君乃

歎曰吾束髮業儒四十年矣自視非後于人也今困
厄至此命也夫遂就封爲書語不肖曰吾所未遂者
盡屬汝矣甲寅不肖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
終焉之志先君居忽忽不樂日見憔悴不肖竊怪之
因親友以探意先君言吾平生志願未遂望吾兒樹
立用顯吾祖今顧若此吾復何望不肖不得已復出
先君乃大喜爲益一餐焉然自是不復奉晨夕矣後
不肖幸以先君所訓經術得侍　穆宗於潛邸繼入
中書參大政先君又爲書戒不肖汝平生恒以古人
自期今旣遇明時輔　英主勉之毋負夙心隆慶庚

年以不肖一品三年滿考益封久之凡三益封至今
官　今上踐祚之三年忽一日問左右曰張先生父
母在乎左右對言先生父母俱年七十餘固無恙也
上喜甚以　璽書諭不肖曰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
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
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疋乃奉　聖母恩
賜咸宜欽承著家僮往賫之先君捧讀　聖諭叩頭
流涕曰吾兒非吾有矣病中猶手自作家書遣使來京
對之彊飲食以示健然語及不肖未甞不流涕也每
書言吾非不思汝但人臣之義鞠躬盡瘁況汝膺

先帝顧託之重　皇上眷倚之隆闔門千指咸受
國恩非捐糜此身何用爲報矧吾尚健愼勿念也不
肖因是不敢言歸擬俟　大禮告成當請告一省覲
乃竟弗逮以至抱恨終天嗚呼痛哉先君幼警敏爲
文下筆立就不復改竄口占爲詩往往有奇句然不
能頫首就繩墨循榘矱以是見詘於有司性任眞坦
率與人處無貴賤賢不肖咸平心無競不宿仇怨人
亦無怨恨之者嘗誦邵堯夫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吾殆庶幾焉喜飲酒善談諧里中
燕會得先君卽終席盡歡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靡

不愛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載至就飲其自奉甚約
每食未嘗過二器不肯歲時或閒奔綺麗才一着即
藏之篋中不復用凡服食器物雖至敝壞不以分給
諸子妾媵皆不得衣帛不肯嘗諷之曰大人老矣何
自苦如此且今藏之不過以貽後人耳大人且不敢
用彼爲子孫者何福可以消之先君言吾性適爾豈
爲後人計乎且令後世師吾儉乃所以貽之也然以
周貧困濟艱急則又無所惜云先君生以弘治甲子
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丁丑九月十三日時七十有
四矣配封一品夫人趙氏子男四長即不肖次居敬

郡庠生早卒次居易荊州右衛指揮僉事四川都司軍政僉書次居謙癸酉舉人女一適郡庠生劉僶桂孫男十人嗣文癸酉舉人嗣修丁丑一甲第二人翰林編修嗣允郡庠生嗣哲廕錦衣衛正千戶嗣弼嗣潤嗣寬嗣信嗣敏嗣惠俱幼曾孫男　以戊寅四月十六日　勅葬山

處士方田李公行狀

公諱秀字茂實其先揚州江都人也洪武中從珉府護衛敗戍臨安遂家焉公性嚴毅渾朴寡言笑食不兼味衣不紈綺足不躡公門乘馬不入里黨其孝友

得之天性兄弟三人白首怡怡如也子姓恂恂如也少食貧顧能心計以少致蓄然好施其致產輒饒裕而輒以分其諸弟道路橋梁傾圮輒捐貲爲修葺然常自秘不以聞其陰德徧郡内矣嘉靖戊子臨安大饑穀價騰貴有貸粟於公者約豐歲倍償公曰使吾欲射利則數歲之償猶不足以當時值夫有餘不以濟乏之非仁也因而利之非義也乃悉發庾賑之所全活甚衆臨安蔣守卒于官索秘器未有稱者公即出所藏爲守歛郡僚召之以其值當公曰守吾父母也父母有急可利其售乎卒不受值衆咸異之名之義

民矣公輙又自秘弗以伐蓋輕財慕義振人之急自天性也初公好黄老言及爲善隂隲顔氏家訓呂氏鄉約諸書皆躬履以教子弟必忠厚謹敕恥言人過尤不喜爭鬭見新鋭少年有使氣持人短長引繩排根者恒下之弗校然少年亦莫敢侮之享年八十云子遇元登丁未進士從中秘擢拜給事中公移書誡之曰吾聞老氏稱希言自然大辨若訥吾每誦其言曰不論人得失然汝爲諫官言職也義不當爾天子置諫諍之臣欲以通壅塞廣聰明也宜日夜思道天子德意陳善納忠若挾公立威徼文巧詆發

人之陰以快臆吾死不願汝有此名也是時朝廷多事　天子明察諫臣言事一不稱旨輒條責言路號爲難稱公恒以爲慮無何嬰疾遂逝公生成化正月初一日子時卒嘉靖辛亥六月廿二月丑時配葉氏生丈夫子貳長郎給諫君次調元先公卒女二長適蕭彥昭次適陳昌言孫男二如瑜如璨公質行如萬石君木訥如建陵張叔雖潛德不耀而修潔等也余與給諫同讀書中祕素聞公事記其大都若此爲立言者先矢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七終

人文隆以徠聽者死不顧欲有此名也是時朝廷多事于天子明察諫臣言事一不稱旨輒條責言路號爲難稱公值以爲慮無何嬰疾遂逝公生成化正月初一日子時卒嘉靖辛亥六月廿二日丑時配葉氏生丈夫子有長即給諫君次調元先公卒女二長適諸生胡大適東昌守孫男二如愉如柔公質行如萬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八

江陵叔大張居正著
後學高以儉校
繡谷唐國達刋

雜著

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中皆事理當然恰好處如射的之紅心心裏中紅心也爲人父有爲父之理爲人子有爲子之理天理人情適當其可而無過不及乃爲至善如哭子慈也而至於喪明則過矣哀毁孝也而至於滅性則過矣然事理無常當隨時處中故

有在昔以爲善而在今爲不善者矣有在此以爲善而在彼爲不善者矣非有致知格物之功則不能得止非有惟精惟一之功則不能執中朱子所謂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夫謂必至於是則可謂不遷則不可不遷則滯矣若易遷字爲過字則得止字之義

洪範稽疑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古註逢音龐昌盛也與彊字叶吉字與下諸吉字同

無逸惠鮮鰥寡鮮與先同古字通用言文王懷保小民小民之中有鰥寡者尤爲加意恩惠每先及之孟子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甘受和白受采非孔子之言也夫味出於無味色出
於無色甘亦五味之一豈能受味白亦五色之一豈
能受色今易之曰淡受和素受采故水無當於五味
五味弗得弗調素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弗章忠信
之人可以學道以其質任自然無所渁著也
書言百姓皆謂百官古時世家官族或以官爲氏或
以父祖名字或以封邑惟居官賜爵祿者乃有姓故
黄帝之子廿有五人得姓者　人而巳堯九族旣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是自宗族而推
之百官自百官而推之庶民也後世以庶民爲百姓

誤矣

殷人之俗先鬼而後禮其治天下多言鬼神盤庚遷都所以諭其臣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其子孫不能忠於國家則其先祖之靈必且請命於天降之災罰高宗欲相傳說恐人心不服則託言夢賚以儆動之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窈冥遂啓後世穿鑿傅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又爲失倫若言建皇極敬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則誠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大抵神道設教用以誘導愚俗陰翊皇度聖人所不廢智者唯心

知其意而毋泥其說則可謂明也已矣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陳謨獻說唯臯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臯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臯陶致之後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臯陶終身爲刑官殆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

有以服其心者但臯陶贊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賴之績昭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臯陶之德之盛也禹之時臯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豈舍之而傳子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於周公稍覺多事矣

中庸五德兼備者寡雖有具體者或未能浩浩淵淵底乎至大至深之域未可謂之溥博淵泉也夫惟天下至聖乃能於此五者廣大悉備浩乎不可限量沉深精奥淵乎不可窺測其溥博也如天非尋常之溥博也其淵泉也如淵非尋常之淵泉也如是乃能隨

感順應各當其可被其德者莫不敬信悅服而尊
之斯聖德之神也堯舜吾不得而見之矣禹以下其
猶具體而微者乎
董仲舒言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之治若循環
然當今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此言非也記曰虞
夏之文不勝其質是夏亦尚質矣殷周之質不勝其
文是商亦尚文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是周
之先亦尚質矣大抵天下之事其發始也常簡其將
畢也必巨日之方升其光煜煜其氣蒼蒼至中天而
後光明炫耀至於中則昃之始也花之未放其色蒼

淡其狀蓓蕾至盛開而後鮮艷馥郁至於盰則萎之漸也開國之初庶事草創人情樸古大抵皆多質少文凡制禮作樂鋪張繁盛之事皆在國之中世當其時人以爲太平盛美而不知衰亂之萌肇於此矣夏商皆然不獨周也聖人知其然恒不待其盛而亟反之斵雕而爲朴毀圓以爲方其制物也寧拙毋巧其用人也寧實毋華譬之枝木重加裁截則反本復始之機也故孔子大林放之問而志在從先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

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翳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靄旋興旋即解散熯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為盜而為盜者皆採亢亡命喜亂好鬬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鬬一時之釁而為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

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已拯罷困之民誅貪賍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怨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旣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

乎
國勢强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
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
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
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病
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
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温劑助其飲
啖虛火内炎胃未强而病眩冐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
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
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爲國務强其根本

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趙蓋韓楊之死史以爲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爲人臣止於敬也四臣者論其行能可爲絕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之禍實其自取以伯鯀之才惟傲很方命雖舜之至德亦不能容況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順也險夷閒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揀

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巧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怨讟任之於已美名歸之於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埶卑目收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巳前其變不可勝窮巳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巳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刬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賈誼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

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僞宋頽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爲胡元取先生之礼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　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

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
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借乎扶蘇仁儒胡亥稱棠
奸先内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
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
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
弱强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
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　高皇帝
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亂政
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
渾沌之再闢也　懿文仁柔　建文誤用齊黄諸人

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　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　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　仁　宣　英　憲　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　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　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

國勢常彊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
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
嘗謂 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
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
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
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 二祖法令
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
可用也
曾參殺人言之者三而母爲投杼羊叔子之不酖人
也其敵而信之夫祜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母然

彼信而此疑也故心迹見諒異域可親擬議不明同胞何益傳曰人之相知貴知心又曰士爲知已者死使知已而可多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豫讓忘君事讎而爲智伯死

今各府州縣有　聖祖頒行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五代時蜀主孟知祥之詞

立嫡以長常道也若長者未克負荷而衆子英賢可立則周太王文王行之矣此自人主家事且創業之君計慮深遠未可拘尋常引故事以爭也漢惠帝仁

帝高祖以趙王爲類已故欲立之未必盡由戚姬之
寵故留侯不彊爭其後爲建成所刼不得已爲之畫
計武帝舍其諸子而立少使霍光傳之竟以安漢光
武舍東海而立明帝東海未有失德也晉武早從衞
瓘之言必無永嘉之禍唐之基業實太宗所造高祖
庸闇不定計於先致使禁庭喋血兄弟相戕宋王成
器鑒之力辭儲副以讓玄宗終身友愛長保福祿斯
其得失之效略可覩矣創業之初天下甫定反側未
盡歸服威德未盡周洽其所建立未能盡當乎人心
非如奕世之後勢有常尊而人有定志也誠得長君

英主世及相承數十百年之後威德洽於海內 國勢奠於久安反側者已盡覬覦者不萌即有庸主中佐天下晏然可無事也周之先世積德累功武王旣沒成王幼沖殷民放於外三叔鬨於內當此之時若無周公姬氏之業猶未可知也而況崛起於草莽角逐於羣雄者乎殷家傳弟世有長君故國勢最强元魏高歡二子相繼爲帝而婁后主之彼雖婦人亦有遠識非書生竪儒所能窺也 高皇帝自失懿文之後實屬意於 成祖而劉三吾等老儒乃謂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不以社稷爲重而牽於長幼之情此世

俗之見也嗟乎建文之時國本撓弱強宗並峙非
成祖之雄略起而振之天下之勢豈不危哉此非尋
常之人所可語也　王景略雄傑士也其君臣相得
之美匡濟盪定之功亦千載一時也獨其計陷慕容
垂之事吾無取焉垂本以窮來歸符堅厚遇之而不
疑其招徠并包蓋亦有英雄之度斯垂之所爲感奮
致死者也使符堅志意不荒景略長在雖垂等百輩
不過垂櫜鞬杖斧鉞奔奏走耳何能爲乎堅之所以
亡在寵幸嬖佞慕容冲等志驕氣盈遠事江左不在
用垂也當此之時卽無垂秦不亂乎猛蓋自揣才略

不能駕馭壟故百計欲去之以爲足以弭將來之患而乃出於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妬寵忌能者之所爲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

或言大臣子弟應舉不當與寒士爭進取者此論非也自晉唐以來士人咸重門地王謝子孫與六朝相終始至隋唐設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大臣恩廕皆得至將相如唐蕭盧崔鄭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後進士一科最爲榮重而李德裕以其父廕爲備身千牛或勸之應舉德裕言好驢馬不入行後亦爲宰相蓋世家子弟自

有登用之路不藉科目而後顯是科舉大臣子弟一人則退寒士一人矣若 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用 高皇帝時用人之途最廣僧道皂隷咸得爲九卿牧守大臣廕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縷數宣德以後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而大臣恩廕高者不過授五府幕僚出典遠方郡守而止即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從科目出身終不得登膴仕焉 國家展采宜猷矣豈古人所謂喬木世臣之義乎故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之說在前代則可非所以論當今之務也

祖宗舊例凡官員有才德出衆屈在下僚者許監司官保舉拔用本以待非常之才及淹滯下位人不知者耳非謂賢能官員一槩例保也蓋外官既有考課之典又有考察之例各該上司皆註考語銓部據之以爲遷轉何須薦舉惟是才德出衆又屈在下僚者恐上未及知故須特薦耳夫曰才德出衆則雖有才德而不出衆者不必舉曰屈在下僚則雖有才德出衆而已躋通顯不在下僚者亦不必舉今撫按官任滿不論官之大小不辨才之常異一槩保之多至數十人或地連數省耳目所不及誤采人言至於黑白

混淆賢否倒置是上下皆視以爲常例非 祖宗欲
收羅異才之初心也
高皇帝嘗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
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
常在於此 高皇帝曰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
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
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溺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
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
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
維小大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

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衞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勿窮追豈有侵暴之虞　聖祖遠鑒前代貽謀深遠今二百餘年凡此數事皆無之獨承平日久武備廢弛醜虜漸强叛附者衆而當事者猶事虛談持文法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能行於士卒深可慮耳

洪武九年福建叅政魏鑑笞一奸吏至死中書省劾奏之　高皇帝賜璽書旌勞曰吏卒違法背理繩之以死勿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

其縱橫莫敢誰何今福建叅政致極刑於姦吏朕閔
茲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也尚愼終如
始乃能其官
二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
門卒撿其身得一大珠僚屬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
珠此偽物侮人令椎碎之因以上聞　高皇帝曰靖
此舉有四善他人見有奇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
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
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德
於人二善也若一卒得是珠因而嘉奬由是快意求

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爲動乃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倭奴自元以來嘗爲中國患元嘗以十萬人從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風大作十萬人皆没於海　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長靡不向風獨倭王艮懷不奉朝貢寇掠直浙至遣　　等募兵船以禦之沿海諸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　高皇帝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亦祇言天道禍福之理以導之耳終不能一加兵於其國是以其人驕悍狡詐謂中國無如之何

侵侮之漸有自來也
洪武六年六月以戶部郎中呂熙爲本部尚書尋又
以爲吏部尚書以都督府經歷俞濤爲戶部尚書
以戶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以大同守將壊法
有司不能禁緝故也　以刑部主事陳璿爲本部
尚書
置內正司設司正一人秩正七品司副一人秩從七
品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皇明祖訓凡七易稿揭於西廡朝夕省覽改定六更
寒暑而始成

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
者杖五十後發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管鈐束而
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幷監
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闘毆先闘而理屈者
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
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加一等毆
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
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陵遲處死
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
銀三百兩

洪武八年二月以都督府經歷韓焯爲戸部尚書
始製大明寶鈔以桑穰爲質中圖錢貫之形十串爲
一貫準銅錢一千文銀一兩五串爲五百文凡六等
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一
百文以下止用銅錢
十一月以登州衛知事周斌爲戸部侍郎
九年八月以禮部員外郎張籌爲本部尚書
洪武十一年正月以西安知府李煥文寶鈔司提舉
費震俱爲戸部侍郎禮部員外郎朱夢炎爲本部侍
郎

是年始製朝參文武官員牙牌
以兵部郎中陳銘爲吏部尚書
十二年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
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常州府知府張度爲吏部尚
書
十月以儒士王本等爲四輔官諭之曰古者三公四
輔論道經邦朕視卿等皆爲高年篤厚故九月告於
太廟以卿等爲四輔官拔本等起布衣即拜輔導此
事與版築莘野之用何異自胡惟庸誅雖罷丞相分
任六卿而四輔實居論思之地則雖無相名實有相

道也
以教諭石璞爲戶部侍郎
十四年七月以刑部郎中胡稹爲本部尚書稹錢塘
人御史臺吏也
十一月以礼部郎中高信爲本部尚書大同衞知事
朱安仁爲戶部侍郎
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訓導顧彧爲戶部侍郎
是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礼部尚書邵質爲華蓋
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
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前

此雖罷丞相分任六卿然設四輔官以為輔導置諸大學士以備顧問則師保內閣之職悉具矣今著本朝志記諸書謂內閣始於　成祖時用解縉等七人者殆未之考也

十八年十二月以庶吉士楊靖為戶部右侍郎以給事中秦昇為戶部試侍郎

二十二年正月以浙江道御史袤讀為右副都御史數日後又陞右都御史

二十三年正月遣行人賫勑以上尊楮幣賜勞溫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以其執法愛民也

以韃靼指揮安童爲刑部尚書是以武臣任文職始見於此

二十四年正月以蕪湖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右侍郎　復以吏部考功司主事周舟爲新化縣丞初舟爲新化丞有善政陞考功至是邑民詣闕言舟去任民不安願再借舟爲丞故有是命賜宴禮部而遣之

二十五年九月以刑部員外郎　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郎中任勵爲本部左侍郎司務祈著爲右侍郎

二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賛善門克新爲礼部尚書

三十年五月以礼部員外郎侯泰爲刑部左侍郎司務暴昭爲刑部右侍郎

洪武六年六月定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以上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以下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以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

右先公手澤行書謹裝爲一卷以爲字法而懋修跋之曰先公留心典故在政府凡大政事非祖宗成法不敢創一新政惟率由舊章以實行之惟

其行之以實而不便者則見以爲綜覈太過遂束濕變政之肆議皆未考於典故也此卷所載如殿閣學士之設於華丞相後雖無相名而有相道乃始於洪武不始於永樂用解縉等而天下知府有上中下秩從三品正四從四之不同則吾學編憲章錄　及王弇洲所著本朝諸書皆未之知而懋修亦創聞云

永樂元年三月瀋陽衛軍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　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

策亦是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洪武八年四月命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以

後常遣代祭諸神祇

二十一年三月始策試天下貢士九十七人擢任亨

泰爲第一題名刻碑於太學

二十五年六月以　皇太子新薨欲停時享命禮部

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

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眞宗居喪易月服除明

年遂享太廟今祀天地於圜丘郊廟樂餘皆備而不

作今宜如宋制從之

八月　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
與簿劉仲實從旁代對甚詳　上曰國莫重於祭祀
職太常者昏惰如此何以事神遂降昇爲刑部主事
而以仲實代之此與漢文帝虎圈嗇夫之事相類而
處之不同此見　祖宗神智不落前人窠臼也
三十五年八月　成祖勅禮部曰　太祖高皇帝封
建諸王其儀制服用俱有定著樂工二十七戶原就
各王境內撥給便於供應今諸王未有樂戶者如例
賜之仍舊不足者補之
十一月始作奉先殿成享　五廟太皇太后觀此則

内殿初唯以祀　太后耳

洪武六年六月　中都皇城成一如京師　皇城之
制城南壖磚脚五尺以生鐵灌之

三十二年四月始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以處故元
遼王阿札失里等以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同知
脱魯忽察兒爲朶顏衛指揮同知

馬端肅爲太宰鈞州缺守馬公鈞人也用例貢李邦
彦爲之人皆驚異及抵任嚴明廉幹逈出流輩州同
知某者以主事謫州判某以御史謫皆唯唯聽從出
其下州中太治人始服馬公之精於用人誠不可以

資格限也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婁駕部曰昔張乖崖守蜀三軍呼萬歲乖崖應之甚善公曰此勿言即退私宅戒閽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崖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

宋議論繁多文法牽制不能用磊落奇偉之士張乖崖詠有王伯大略當時用之未盡其才也

凡物顏色鮮好滋味穠厚者其本質皆平淡丹砂之
根色如水晶謂之砂床煉之則極鮮紅花卉含蘤率
青白色盛開乃有彩艷紅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紅解
鹽初出池其色紅白而味淡雖多食之不鹹茗之初
採其芽白皆物器之最佳者故人之才性以平淡爲
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
於才智勇敢出羣絶倫皆彩色華艷滋味醲厚者也
昔有富家與一士人有仇或告之曰汝第捐千金則
某之官敗矣其仇曰計將安出曰今考察期近矣汝
遣人至京師先騰謗言多寫揭帖於部院投之乃密

偵科道官有素行卑汙者科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道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至期謗議上騰則此兩人者必出而證之曰余亦聞此言莫須有也科道言同而其過不可解矣若人之官尚可保乎其雖如言而士人果敗此可見流言之當察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則可裁削使小口目小則可開鑿使大此可以爲建制處事者之法

南唐主聞江淮俗端午日皆泛龍舟奪標爲戲因令民間勿禁視其矯健善水能多得標者皆厚賞之陰

記其名他日皆藉以爲水軍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賂之者非祈其作福蓋畏其作禍也如兵部襲職官功次係於首級一顆一級令甲至明也昔有吏故將一字洗去仍填一字持以告官曰字有洗補法當行查候其賂已入手則又曰字雖洗補然查其貼黃原是一字無弊也官即貸之是其權全在吏矣欲毋賂之可乎

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矯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

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闚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闚也

天鷄星明則其國有赦故唐以後凡赦文必置金鷄于竿首乃爲傳布

虹蝃蝀字俱從虫殆有物爲之儒者以爲陰陽邪淫之氣臆說也沈存中筆談世傳虹能飲澗信然熙寧中使契丹至黑水境永安山下是時新雨霽見虹下澗中余與同行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云云余又聞

一老僧言渠行山中雨後見一物如大蝦蟇仰天皷腹吐氣遂成虹霓今世人常言氣吐虹霓固知老僧之言不妄月令四月虹始見九月虹藏不見曰見曰藏可知有物今蛟蜃嘘氣騰空樓閣人物皆備海濱人謂之海市則虹氣與日光雨氣相映而有光何足異乎僧所見物如蟇者蜥蜴耳

雷亦非陰陽擊搏之氣古字雷字作回爲龍蛇蟠屈之狀易雷在地中雷出地奮曰在田出明爲有物矣凡有聲之物得空更宏而人項中一竅乃出聲之處故雷起平地其聲迸裂奮迅至空中則砰訇響震其

勢然也殆亦蛟龍之類秉純陽之至精者隨陽氣之出入以爲起蟄且其變化莫測大則飛騰入虛小則化爲細物其蟄也無處不可藏或於古樹或於房屋或於山石秋冬之間與百虫而俱蟄陽氣升騰亦與百虫而俱奮奮則有聲春陽熙熙雷聲殷殷夏陽赫赫雷聲呟呟因其時也其隱隱鍧鍧者遊戲之聲也磕磕磞磞者爭鬭之聲也五行惟火性猛烈酷暴如烷炮之類火藥一發金石皆炸裂其毒著物無不爍爛雷稟陽之純得火之精故其起也在石則裂在木則折在屋則毀其飛騰而有火光則爲雹其火氣著

物無不立死故人畜之死於雷者皆有焦爛文如符篆是火氣之所燒灼也其人物之死者是偶與雷相值非雷擊之也有近之而不傷者其火毒偶未著身也北方氣寒陽氣固藏故雷發常遲南方氣煖陽氣早泄故多冬雷也冬天氣暄則草木早萌蟄虫亦有出戶者不獨雷也廣東雷州四時常雷遂以為郡名炎荒極熱之地產此物獨多如硫黃火藥皆產於南荒感氣而生也推此言之則謂雷為陰陽擊搏之氣與罰殛有罪云云者悉臆說也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甓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

為遼蕭后梳粧樓　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　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按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搆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為真殊可笑也

沈存中筆談言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蓋鏡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全納人面故令微凸以收人面也余見古鏡小者其面皆微凸沈言良信

本朝久任大臣內閣則楊文貞公士奇歷三朝四十三年楊文敏公榮三十五年金文靖公幼孜二十五年楊文定公溥二十一年陳芳洲循十三年商文毅公輅前後十七年彭文憲公時前後二十年李文達公賢十年劉文穆公吉十九年徐文靖公溥十二年劉文靖公健二十年謝文　公遷十一年李文正公東陽十七年楊文忠公廷和前後十四年費文憲公宏前後十三年張文忠公孚敬八年　吏部則蹇忠定公義二十七年中輟部事備顧問者八年郭公璡十七年王文端公直十四年王忠肅公翰十八年歷

永樂改元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任吏部尚書者蹇郭兩王四人而已此後惟尹恭簡公旻十四年王端毅公恕先後十餘年九卿則夏忠靖公原吉在戶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公濙在禮部三十二年馬端肅公文升在兵部十三年戴恭簡公珊爲左都掌院十二年巡撫則黃忠宣公福在交趾十九年周文襄公忱在蘇松二十二年于肅愍公謙河南山東十八年陳祭酒敬宗在國學二十年況公鍾守蘇州十二年從郎署徑至本堂者夏忠靖元吉自戶部主事至尚書劉愍節儁自兵部主事至尚書周莊懿瑄自刑部主

事至尚書屠襄惠滽自御史歷副僉至左都掌院李文達賢自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陞吏侍入閣始終皆不離本局故職業精練克稱厥官　祖宗之用人如此

本朝父子祖孫三世尚書者閩林文安公瀚南京兵部尚書子廷棉工部尚書廷機南禮部尚書父子尚書者三原王端毅公恕吏部子承裕南吏部尚書新昌何文淵子喬新刑部戶部尚書濮陽李瓚子廷相俱戶部吏部尚書靈寶許襄毅進子讃吏部誥戶部論兵部新安詹同子徽俱吏部南禮部尚書上元

倪謙子岳吏部尚書南刑部尚書陽曲周瑄子經禮
部尚書刑部尚書耿九疇子裕吏部尚書吳江吳闓
子山俱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學士王文子宗彝南
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白珪子鉞禮部尚書南吏部尚
書餘姚王華子守仁南兵部尚書封伯鈞陽劉璟子
訥俱刑部尚書南工部尚書何詔子鰲刑部尚書兄
弟尚書者靈寶許氏閩林氏及鄞之南吏書楊守阯
工書守隨眞定之吏書大學士石珤戶書玠鉛山之
吏書大學士費宏禮書寀桂林之南工書蔣昇戶書
大學士冕泰和之吏書大學士彭時禮書華數家然

彭賁楊儋從昆弟也

閻立本畫十八學士眞像一卷于志寧讃沈存中跋

絹褚剝落其畫意與近時所傳全不同當是立本眞蹟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携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言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會 世宗不好翰墨其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謾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而此卷遂留藏科中近有好事者乃言 成祖得此卷 仁廟與漢王爭求之 成祖難兩與遂發該科收藏殊爲可笑

也

凡貂裘及綺麗之服皆有光余每於冬月盛寒時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迸炸有聲如花火之狀人以爲皮裘麗服溫煖外爲寒氣所逼故搏擊而有光理或當爾然問之他人不盡然也

嘉靖丙寅四月日天微雨忽有流火如毬其色綠後有小火數點隨之從雨中冉冉騰過予宅墜于廚房水缸下其光如月廚中人驚視之遂不見次年入相人以爲瑞應

犀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一在鼻在頂者佳額次

之鼻爲下中有一孔如線從本直透角尖者名通天犀乃望月而生者最佳以之畫水水爲分流

羚羊角有血痕貫頂者生取者也入藥乃佳無血痕者自解死角也

沙鼈虫從中斷之輒自合不死用以接骨良蚰蜒截之亦能自續但不堪入藥耳

張益州云事方到手便當思其出脫此處事之要法

古語云莫使滿帆風常留轉身地此處世之一法

牙齒非時脫落或爲物所傷者乘其初脫尚有生氣急以熟銅末打銅燒紅淬入水者佳五倍子末粘牙根安上即

復舊

浪蕩子能治食噎其草根不着土上而子乃深在土中一蔓引之如絲子所居處中空故謂之浪蕩也

人飲燒酒過多近火即口中火出得水則其焰愈熾至焦爛而後已惟灌以老醋即止

五月五日𦼮斗燒熱入棗一枚假令烟起投之床下能辟蚤虫

早起漱口水嚥下久之能治偏墜此理不可曉然試之良驗

胡桃油能軟銅

丹砂有大毒生服之能養心安神若煉服即殺人曾有一道士煉朱砂爲丹經歲餘沐浴再入鼎誤遺下一𤥨其徒竊服遂發懵冒一夕而斃

水銀除蝨然但能治衣中蝨不能去頭上蝨曾有人患頭蝨以囊盛水銀繫髻中久之蝨如故水銀反滲入腦中遂患頭痛以頭風藥攻之其病愈甚飲食減少勢甚危篤一道士以銀作一筯插入鼻中半日許取出得水銀數兩其病遂愈蓋銀能受水銀故也今人治蝨多用水銀不可不慎

鷄有皮膚半白半黑者自喙至足黑白正均名曰陰

陽鷄有患瘧抱之懷中立止鷄羣中間有之但其毛
色與常鷄同故人鮮識之
南方氷薄難以收藏其法用鹽洒氷上一層氷一層
鹽久之則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雖其味
略鹹而可以解暑愈病鹽性潤下得水即消今乃以
結氷蓋母子相合也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罌盛之入王瓜一
條於中黄蠟封口四十九日則瓜已化盡水清如故
用以洗熱毒丹瘤之類神效飲之亦可解熱病
京師天寧寺塔殿門閾處觀之其影倒懸人以爲異

然沈存中筆談謂凡影入窗隙皆倒懸乃其常理如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紙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窗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樓塔之影中間爲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

色與常鷄同故人鮮識之

陽鷄有患瘧迺之懷中立止鷄羣中間有文但其毛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九

擬唐回鶻嗢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

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會昌二年

伏以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咸賓誦堯言而丕式聲施蠻貊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邇者安遠者至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殷邦爰致氐羌之享丕單武烈聿來肅慎之庭凡雕題漆齒之氓盡圖王會若辮髮貫胸之長咸隸象胥蓋上仁所不懷必至誠爲能化惟茲回鶻世長北蕃樹牙乘突

厥之衰逼道值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華靈武徵兵蛇豕荐窺乎上國洎葉護狃東都之勝致懷恩勾朔漠之師金繒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互市竟渝北面之盟烽烟時徹於甘泉車駕頻煩於細柳屬關隴腥膻之後徒事羈縻當藩臣跋扈之秋未遑經略百年胡運尚寬膏斧之誅一統皇輿忽覩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聖亶聰明天錫勇智垂衣而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旅應騶牙之瑞梯航日出咸輸鳧齒之珍神熾交罡於遐荒

德教誕敷於鞮譯遂使可汗遺胄繫組來朝特勅大
酋韜戈欵塞豺狼伏其宄性鴟梟懷我好音雖夷情
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丹書錫誓旣崇日
逐之封赤芾疏榮仍懋秩眥之賞載壓宸慮特詔台
司東武義貞烈之臣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
採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
琰播狼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衮
鉞中嚴於筆削絲綸下逮於兜離感以至誠喜溢淄
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觀古以知今用
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

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賨融歸款遂蒙圖
傳之頌然未有襲我冠裳爲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
穹廬獲鹵於内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於殊俗
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册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
籌踈借箸元戎十乘期賡六月之詩干羽兩階幸覩
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
慮危柔遠能邇如天覆幬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
彌切外寧之懼戢干戈櫜弓矢萬方偃武以修文役
御箠朝冉駹億載宅中而圖大

代謝

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某日恭遇
皇上躬祈雪澤應期降瑞臣等謹已奉表稱賀其日
伏蒙
聖恩遣其齎捧
御製俯答賀雪吟七言詩一章頒賜臣等者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玄殿延禧已沐祥霙之降
澤　皇情興豫驚看春藻之流光　湛恩隨靈
霈以交流　奎翰與瑤華而繼耀非天人之協應詎
動宸歡顧翊贊以何功謬承　眷獎榮逾華袞寶重

琬琰俯愧荒蕪仰瞻雲漢茲盖恭遇我　皇上德邁
始初功登三五日躋　聖敬至道合乎重冥天授
神靈多能乃其餘事茲者軫念窮民躬祈　明貺勤
誠潛運渥澤隨敷臣等仰　格天之洪化自知雀躍
難勝而　皇上鑒翼　聖之微勞遽有鴻慈遍及爰
勤　睿思寵以　宸章欣甲子之應辰騐化機之
不爽　寶墨雲緘宛降從於天上　瑶編日麗忽光
動於人間且事本爲民歌由發德是宜撰君臣相說
之樂寧同黃竹之酣吟允爲被金石不朽之文奚羨
幽蘭之麗曲顧臣等目忝公孤謬忝密勿　龍光貢

及知寡和乎陽春驁負奚堪賴受持於 玄力競覩
繇綸之煥俱深犬馬之情敢不益勵初心祗承 休
命事吾君如事天忠敬敢忘於夙夜捐微軀而徇國
消涘期補於滄溟

賀瑞雪表

伏以 璇霄延貺 九重鑒昭格之誠 玉宇飄霙
率土霈霑濡之澤先霢霂而灑潤消災沴以回和喜
氣春融歡聲雷動恭惟 皇上道孚冥漠 功即康
田凝神而五氣司辰享 帝而萬靈受職艱難乃逸
淵衷每切於閭閻惕厲無忘精禱尤勤於夙夜屬以

歲事告成玄冥節屆慮食乃萬民之命　雪爲五穀之
精北風始厲六花詎罹於彌空東作將殷三白更期
於盈尺爰啟　殿壇而默叩載瞻　昊闕以虔祈爐
煙繚繞飛爲天外之同雲　御氣氤氳散作寰中之
瑞霙始入空而漠漠繽紛乎散絮飛瓊竟積野以皚
皚瓘璨乎方珪圓璧　閶闔曉闢月映彤墀　御苑
春回花飛綺樹瞻山則千巖俱白疑驅溟渤之層波
望野則萬頃同輝宛羨瀛洲之九斛根荄陪潤蟊
賊之潛消關塞凝寒見狼烟之已熄且　玄律甫周
乎三限而　皇穹已鑒於重旻天且不違時如有待

斯誠 一德感應之徵萬秭豐登之慶臣等生逢
盛世纖黍清班歌奕奕於梁園愧彡之掞天之思誦穠
穠於商頌願揚治世之音伏願 景福日新 宸禧
雲擁握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當天
求千斯箱求萬斯倉朝野咸歌乎 帝力如海之增
如山之阜富壽永迓乎 天休
代徐相公賀瑞雪表
伏以玄宮延貺 皇仁潛達於重寘昊闕承禧靈澤
遍沾於率土迸百花而洒潤幹一氣以同和喜溢堯
衢歡騰禹甸恭惟 皇上動合天心功伴神宰享帝

而萬靈受職山川鬼神畢寧握圖而五氣司辰雨暘寒燠時若屬以陰氣方凝盛德在水欲兆盈廂之積躬祈三白之祥祗奉明禋肅承冥感爐烟騰靄同雲將御氣俱浮綸旨傳温玉屑與瑤華並降始自九重而漠漠俄同萬頃以皚皚曜色天池不夜恍璇霄之月飄霙禁樹先春飛玉苑之花且厚不封條和能消沴海宇春回巳迓寰中瑞靄關山凍合還清塞外烽烟玆盖聖德潛孚無高而不格故天心順應有感而必通者臣等幸際熈朝屢逢釐事恩暉藉被慶澤沾濡擬兎園興積雪之謠敢謂抽毫能賦續麟紀書有

年之瑞終期載筆以從伏願景福茂臻宸禧流演得
天人之佑助萬年永迓乎玄庥聽朝野之謳歌四國
咸忘乎帝力

紫極殿成賀表

紫宮肇建一人居北極之尊玄貺申綏萬壽
叶南山之祝保定孔固式廓彌增百辟雲從萬
方星拱欽惟皇上居德廣淵宅心恭穆纘六
七作賢聖之緒若築室既肯構堂培億萬年高厚
之基迨未雨預綢牖戶緝煕至道聿嚴軒后之宮
恢廓弘圖載考宣王之室爰消穀旦特命共工

揆景屬定之方中闢地據乾之正位使民以悅役未踰時荷 神之休成於不日蘭橑桂棟凌霄漢以高騫繡栱朱櫚與烟霞而競麗卓哉 偉搆揭以 鴻名 紫極巍崇瓊榜煥 微垣之象 壽清嚴邃璇題快 景曜之輝際朱鳥之拱宸 撫羣華而時御葆順百祿綏純嘏於燕閒賓禮 萬靈薦馨香於夙夜棟隆斯吉寢成孔安 離麗當陽 天德彌光乎日月 鼎新凝命 帝居益壯於山河臣等幸際淸時叨塵法從忭懽大厦莫酬 怙冒之恩黼黻洪猷敢上奐輪之頌伏願 宸衷丕熾 昊眷郅

隆　作君作師而寵綏四方保金甌於有永　曰壽
曰康而歛時五福綿寶祚於無疆

紫宸宮賀表

伏以　宸居鼎建萬方拱　帝座之尊　天蹕賁臨
億載鞏　皇圖之固　培隆基而益永膺篤眷以維
新慶洽寰區懽騰朝野恭惟　皇上心涵淵穆　道
貫清寧　締造惟艱　光啟中興之業　構堂是肯
懋昭大有之功　奄四海以爲家恒念綢繆於牖戶
控八荒而在闥益堅壯麗之山河玆承輿宅之
弘恩載飭　常居之偉制使民以悅役匪俟於淹時

荷　神之庥功遂成於不日聳千櫨而赫奕疊萬拱
以峻嶒　穹棟雲連閶闔洞開於黃道　周廬星列
鈎陳環衛乎　紫垣　帝樞臨北斗之高城仙館闢
西濟之勝境旣以顯　聖躬而綏豈樂因之披玄覽
以發　道眞　法駕時乘　翠葆至止　萬靈訶護
慶爰居爰處之宜　五位尊安介俾熾俾昌之祉迓
瓊庥於有羕凝　寶命以無疆臣等幸際　熙明夙
叨怙冒傾心黼座不勝就望之忱稽首　瑤堦敢上
輿輪之頌伏願　紫禧繁錫　宸貺茂增　玉燭均
調　坐軒后之合宮而　延和納佑　金甌永保

受天皇之秘籙而久視長生

賀瑞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該　苑田督職上　瑞穀三穗者四本二穗者九十九本仰惟　仙誕屆期

玄禎疊現而　瑞穀之登尤爲萬國和一之象

九重福壽之徵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瑤穹篤眷　一人膺戩穀之庥　寶穡敷祥萬寓洽豐登之慶自　天田而挺秀先　虹旦以申禧　舜畝懽騰　堯衢喜溢恭惟　皇上道參惟大　德並日生艱難每切乎人依所其無逸　籲禱

素孚乎　帝鑒享於克誠風雨節而寒暑時默順
璣衡之運府事修而民物阜永培　邦國之基協
氣交融　休聲旁達惟　玄化均調於玉燭致歲功
疊奏於金穰睠此嘉生允爲仁卉儲精毓萃夙含
渥澤於　仙疇合穎連莖特表　殊禎於　聖世際
五百載　貞元之會介億萬年　富壽之祺應時旣
叶於幾先取義尤彰於玅合穗則隻岐而三秀昭叅
天兩地之功幹則四偶而九奇符易象箕疇之數
盖　聖人得其一位斯得其　祿將　享玉食於無
窮肆　上帝降年永而降年康丕顯　珍圖於有赫

休哉 靈貺遝矣希聞臣等幸際熙明叨塵侍從質同稊稗裁培夙荷乎 天工心切芹葵歌頌敢忘乎帝力伏願 宸鑒茂集 睿算崇增時常和而歲常豐 光撫盈成之 寶祚日之升而 川之至益綿鞏固之 瑤齡

賀瑞穀表二

嘉靖年八月該 鄭府廬江王奏進瑞穀一莖五穗者一本一莖三穗者三本一莖二穗者六十本仰惟聖德格天上玄敷祐爰覩殊祥之應適當 聖誕之期此誠 萬壽無疆之徵海宇大和國家康庶之

象也臣等誠懽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萬寶告成四海協嘉生之瑞五岐擢秀 九重徵明德之馨二氣委和實昭 靈貺臣等切惟種之美者曰谷蒸民之富庶由此而臻國之重者曰祀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有年稱慶振古如茲而聚人曰財莫斯爲切苟順成於歲事卽允協於休徵況乎質本一莖岐分數穗均沾上脉獨合幹而芃芃共飫天倪乃萃精而薿薿玉粒表勻圓之美金穰獲堅好之繁瑞豈虛生時因吉會茲蓋伏遇 皇上道合 重玄仁涵庶類迪知圭業念稼穡之艱難參賛化功致雨暘之

時若明德上通於　穹昊　洪恩誕布於多方迺茲加瑞之生正直昌熈之運驗　天庥之茲至期地寶之聿呈遠從河洛之墟爰獻　闕庭之上　廟宮薦享馨香格　祖考之靈臣庶同觀　普率荷　神明之貺彼金芝之[illegible]麗未同合穎之加雖朱草抽華奚補盈箱之富豐年爲瑞有秋書太史之篇和氣致祥久道臻　聖人之化臣等叨承殊渥爕調無補於天工快覩奇禎忻頌倍加於恒品大平有象豈徒見物阜民康　聖壽無疆咸共祝天長地久

賀瑞鹿表

茲者永和王以白鹿 上進臣等仰惟 天垂洪眷
帝介長生昭厥有赫之 純釐錫此非常之 上
瑞誠 聖壽萬萬年無疆之顯兆也臣等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玉誕迎祥際千載貞元
之會 瑤光擬瑞兆萬年壽祿之徵 鴻禎特應
乎 昌辰 駿德永綏乎 渥眷一人納祐八表
騰懽仰惟 皇上淵穆凝神 溥將受命 欽時五
福用敷錫於庶民 祗奉三無以發育乎羣品 大
順洽雍熙之化 至誠收悠久之功 協氣光盈
殊庥叢委睠茲玉毳載表 瓊禧曩疊見於名區已

符 騶番之貺茲適逢於 影旦尤彰會合之奇剏

嘗 金籙之祝鳌爰自庚方而薦祉 天惟純祐將

扶 上壽以彌𨽻物乃先知丕顯 貞符於有象向

仙階而騰倚何殊虞獸之蹌蹌託 御苑以棲遊

長伴周禽之翯翯素影分輝於南極霜姿煥彩於

西清惟昔軒后乘圖一齣環而獻壽迫至 玄君降

李再託雋以通靈邃古爲希於今特盛具曉 帝命

申麻之意必非人力可致之符臣等幸列邇聯薦逢

聳事才慙善頌言詞莫罄於揄揚喜切微衷手足不

知其舞蹈伏願 蘿圖永御 芝曆洪延 如川至

如日升如　天長而地久萬方拱　辰極之尊
來鳳儀　來獸舞　來龍負與龜呈億載鞏山河之
固

賀瑞兎表

茲者　王誕届節　寶度迎禧乃有太醫院官　獻
上瑞兎體備五色迥異恒品此我　皇上萬萬年
長生久視之徵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
伏以　景曜騰輝三祝初臨於　寶度　衡精炳瑞
一人永介乎瑤齡信　聖德之丕昭致　玄禧之
薦錫懽均萬宇慶集　九重恭惟　皇上太素凝真

玄元合妙　致中和而育物四海歸仁　秉精白以格　天萬靈綏祜　在宥溥淳龎之化旣得道而忘蹄稟征登俊乂之才兢秉時而擢頴　休聲旁達協氣交流凡諸希世之禎咸萃一朝之盛睠茲神䆅産自　王畿昔偶　昌期曾與四靈而並至今逢大慶復偕百獸以來儀愈出愈奇載馴載擾飲玉池而餐瑤草養就仙姿蔭月宇而息天庭擣成聖藥將證功於　軒室乃託跡於周宣應　景旦以呈祥先　虹辰而薦祉來從　萬壽昭　萬年鶴算之綿邑備五行表　五福龜疇之歛非時不見吉有叶於

開先厥類惟彰機獨神於默應蓋 聖人大德得壽必膺昌熾之祺肆 上帝申命用休特顯駢蕃之眷休哉盛事邈矣希聞臣等幸際 熙明叨塵侍從盡中山之管詞莫罄於揄揚聆 虞殿之韶情惟深於忭舞伏願 宸釐浩衍 帝貺崇增 握乾符而闡坤珍 國祚鞏山河之固 撫龍圖而 操鴻寶 仙齡齊箕翼之長

聖壽節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握

乾符億萬載　蘿圖永御　皇穹中鼎命六十年[illegible]
甲初輪　純釐茂集於　昌辰　綮祉聿新於　景
旦　赤虹紫電弘開　震夙之祥　玉檢金繩增受
泰元之策　神人闓懌　裔夏騰懽仰惟　皇上纂
大合華　執中布度　乘漢汚　龍飛之運　膺曆
數而　恢帝紘　按洛河人負之疇　敘彝倫而
建皇極　文經武緯覲揚　列聖之耿光　禮備樂
和兼總百王之述作　囿一世於鈞陶之內　躋斯
民於仁壽之鄉　二儀隂而協氣交流岳貢川輸盡
發無前之祕　一德孚而治馨上達　神綏　祇貺

適昭有羨之麻方　椿齡浩衍於春秋乃　芝曆甫
週於甲子　璿杓轉握載符　誕降之辰　寶奏開
編俶紀　延長之筭　帝座拱　北辰而麗正　瑶
光暎　南極以騰輝　百祿是宜四方來　賀嘉木
靈毳紛呈動植之珍貫耳雕題畢集梯航之貢佳氣
藹　蓬萊之闕歡聲傳　閶闔之雷凡在　照臨舉
同　慶祝仰　帝德配　天爲大其運靡窮卜　仙
齡如　日之升自今伊始臣等班聯清切世際　熙
明葵質有懷競傾心而就日芹悰莫磬惟拜手以呼
嵩伏願　多福駢臻　新祺茂介　仙甲自一輪而

載衍踰千盈萬常同箕翼之明　帝曆由四紀以滋

綿咸五登三永奠岡陵之固

聖壽節賀表二

千齡誕聖鴻圖卜有道之長　萬壽齊天太運衍無

疆之慶玉帛紛陳乎禹服蕭韶協奏於虞廷瑞靄煙

浮懽聲雷動恭惟　皇上功參大始　道契重玄

丕顯應圖備聰明睿智之德嚴恭凝命得名位祿壽

之全　聖人之化成以久於其道王者之定命旣世

而後仁山川鬼神畢寧風雨燠暘時若宏開壽域納

兆庶以同躋獨運廟謨懾毡裘而遠遁惟至誠無息

象帝之先肆申命用休受天之祐如幾如式俾熾俾
昌載當萬寶之成恭遇 一人之慶金莖玉露委滋
潤以挹九霞銀漢冰輪並清光而被四表式昭黙眷
永錫遐齡自昔河清已兆龍飛之運伊今川至益綿
鳳曆之休臣等叨司雍教幸際昌辰偕百辟以祝元
年悠久成物率諸生而歌周雅壽考作人伏願 茂
膺純嘏益介洪祺如日之升如月之恒長作神人之
主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溥冒四海之安

聖壽節賀表三

聖神天授誕膺五百載之昌期 壽福日臻茂衍億

萬年之景運節逢　大慶瑞擁　元辰閶闔旣開燦
龍光於　南極蓬萊雲近添鶴算於東瀛華裔均懽
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道涵太始德契　重玄受籙
應圖咸三皇而登五帝握符御曆紹　二祖而遡
七宗百姓爲心萬方在己對時發育至仁浹洽於群
生舉世甄陶大化溥流於庶類文武並用中外攸寧
禮樂孔修述作兼備允矣超千古而獨盛巍乎參四
大以常尊茲者屬五德之在金來萬邦之執玉祥光
焜燿徵赤龍玄鳥之紛紛協氣充盈儼樞電瀦虹之
赫赫仙砌蓂開於十葉瑶池桃熟於千年屆日月之

紀而逕乾坤之錫美大德必壽式孚有道之長申命
用休允恊無疆之慶臣等叨依客勿久荷　寵恩感
激獨深奚啻羣情之祝班行同舞敢先　萬歲之呼

聖壽節賀表四

昊天有命賜　永壽於　一人聖德在秋啟昌辰於
萬壽屬電繞虹流之大慶衍日升川至之蕃禧
三靈之眷祐允昭九有之懽忻交暢恭惟　皇上應
期時出　撫運中興總覽政幾體乾行而不息用知
民隱運離照以無疆作之君作之師兼百王化理之
盛丕哉文丕哉武揚　累朝謨烈之光夫惟至治之

馨香上聞是以大德之名壽胥得茲者風淸玉宇露
湛金莖瑞發堯蓂應日初舒乎十葉祥呈禹稼書年
普慶乎三登矧中州之靈貺適來而　南極之星輝
正現冠裳造闕混車書以來朝璧馬充庭歷梯航而
入貢誠　聖壽之盛會曠世之奇逢也臣等位列邇
僚身霑渥澤　莫酬　恩遇徒懷葵悃以凌兢虔祝
仙齡謹效嵩呼而抃舞伏願　聖壽與乾坤並久
皇圖同山嶽俱安八千歲爲秋永受四方之賀億萬
年在位茂膺五福之疇

聖壽節賀表五

天開壽域九重凝元會之精　命協貞符萬載仰
長春之慶臣工舞忭中外謳歌恭惟　皇上化洽華
夷　道同元始　建中和之極　重玄格而雷雨應
時撫亨泰之期　瑞應昭而嘉禾呈秀文章煥然可
述允卓冠於　百王功業巍乎有成式增光於　烈
祖篤生藩邸已占虹流電繞之祥入統輿圖爰致天
保日中之治茲逢　初誕　際　昌辰璿衡隨寅神
以維新玉律得金飈而薦爽九秋湛露澄敷駿朗之
霄五色卿雲環擁光華之月四譯效梯航而向闕萬
水朝宗諸藩陳璧馬以充　庭衆星拱極仙蓂十葉

浮佳氣於形埒韶樂九成奏歡聲於紫禁嵩呼競祝
虎拜交羅豈止五百年而王者興殆將億 萬歲爲
天子壽也臣等清光伊邇弱翰無能捧蓬島之 瑤
觴冀少酬乎 帝力進蒭蕘之金鑑知莫補於 天
聰伏願 保合太和 靈承貢祝隆禧有秩歛康寧
富壽而偹於躬曆數無疆繼虞夏殷周而邁其盛

聖壽節賀表六

伏以 聖人久道成化會君師之治教以綏民 王
者得一爲貞配天地之清寧而永壽率土 慶天長
之 景旦羣生欣物覩之 昌期南極 開雲燦祥

光於紫清碧漢東華授籙標遐算於玉笈瑯編喬夏
同歡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道契先天　心涵劫有
紹　二祖七宗之丕緒綿　景運以遐昌含三元五
德之玄精延太和而保合粤自　貞符降邸巳占虹
流電繞之祥爰及　大寶受圖益隆天保日中之治
玄武布昭而孽夷盡殄　神機黙運而大化旁敷昭
事靡遑對　冲靈於咫尺　精誠潛格儼聆鑾於玄
冥惟至治之馨香　上聞故　大德之名壽胥得兹
逢　初旦適際　昌辰　諸藩陳璧馬以充庭四譯
效梯航而向闕露凝雙掌金莖霏五玉之膏光爍九

霞壁月耀重輪之彩佳氣氤氳乎 昊闕 衆眞翔
集於 高晨九霄瑞鶴鏘鏘焉偕鳳鈞鸞唱以和鳴
五嶽仙芝燁燁焉與瑤草瓊枝而並耀茲爲大慶況
屬 熙朝盖雖 列聖之丕昭鴻基曾未登乎三紀
而我 皇上之誕膺寶曆乃獨邁乎 前休斯盖
天佑有明欲永靈長之盛治故日隆 聖壽用申定
命之 洪恩也臣等久荷 寵榮叨依密勿 玄麻
仰庇幸含生於壽域之中 帝德難名徒忭舞於光
天之下伏願 景福茂臻 宸禧益衍玉燭和調億
兆賴一人之有慶金湯鞏固雍熙永萬載以無疆

[illegible]

命之洪恩也臣等入侍 寵榮叨依密勿 玄麻

天佑有明欲永靈長之文運治故日隆 聖壽用申定

而我 皇上之誕膺實曆乃獨邁乎前休斯蓋

屬 熙朝盡雍 列聖之丕昭鴻業曾未踰乎三紀

五嶽仙芝人彈舊莖與瑤草瓊枝而並耀茲爲大瑞況

集紛 高晨九霄瑞鶴銜翔書作信鳳銜鸞唱以和鳴

霞璧月耀重輪之彩佳氣氤氳乎 昊闕 衆[illegible]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賀靈雨應祈表一

茲者伏　皇上以夏令既深雨澤未足乃躬叩於
雷壇爲民虔禱　聖誠肫至　天鑒孔昭甘澍溥零
遠近霑洽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聖主念民依之重無歲不祈　皇穹鑒　帝德之
馨有求輒應驗感通之素妙彰　眷佑之彌申喜溢
堯衢懽騰舜畝恭惟　皇上道參惟大　德並日生
鏡玉手以調元　握璿樞而運化　知艱乃逸農
功夙戒於三時　視民如傷王政必先於四者屬當

夏暮佇俟秋登雖　靈澤屢頒已兆豐穰之慶乃
宸情遇軫尚廑宵旰之憂慮邪氛或盭於休和致
鴻化有乖於發育叩瞻　昊極虔修齋祓之儀　勑
召風庭赫布驅穰之令果靈符應立致　嘉祥決
天漢之瓊波注流四野瀉　玄池之玉液沾溉群生
澤汪濊以旁通氣絪縕而交鬯在原在隰欣觀長畝
之易禾如京如坻滿擬大田之多稼詎止增滋而溢
潤尤能解劫以迎和　日月光華　乾坤清泰即炎
帝之曰雨則雨未足稱神信　大人之先　天後
天罔不合德益顯　參贊彌綸之用永綏　康寧富

書之禎臣等久荷 生成叨塵侍從衍龜疇而省歲
備紀休徵續麟史以編年特書大有莫効涓滴之助
徒深抃躍之誠伏願純嘏茂膺 洪禧丕衍五風十
雨均調四序之和 億載萬齡永介一人之慶

賀靈雨表二

聖主勤民虔舉禱祈之典 皇穹眷德丕昭康阜之
符景貺萃于 一人靈液覃于四表懽騰禹甸頌溢
堯衢恭惟 皇上道合冲虛神凝淵穆心之所向先
天而弗違澤之所敷與海而同潤頃者雨暘之未敘
深軫稼穡之多艱 躬啓齋壇虔祈 玄渥綸音甫

下雷聲卽應于重霄法限方中電景弘宣　于三極
惟　聖誠久而不替肆茸澍瀆而遂流宮廟百神共
彰靈于爲雨山川郡祀咸效職于出雲初沾洒以霏
微繼淋漓而汪濊祁祁入夜妙潤物于無聲滴滴崇
朝昰農時于有象青回壠麥開兩岐漢代之祥綠靄
郊禾肇連頴周家之瑞和氣布而乾坤澄泰霾氛滌
而日月光華盖至　聖格　天保佑益隆于　駿命
而惟　皇歆福豐穰茂衍于鴻禧所謂參贊之極功
斡旋之妙用也臣等幸逢　明盛忻覩禎嘉沐德龍
池夙戴涵濡之化承恩鳳沼彌懷漸被之仁伏願

慶祉天申休徵日集洗兵紫塞神功廓一統之謨齊
政玉衡　聖治永萬年之業

賀靈雨表三

聖主對時因切民天之恤　帝宮肇祀用昭方社之
祈惟天心助順而弗違故雨澤應期而捷降公私霑
足遐邇懽呼恭惟　皇上聖德作新　靈忱默運顧
惟邦本恒致重於農時對越　昊穹屢昭受于　帝
既茲值積陽少沴僅旬月雖必爲灾但當南畝載耘
恐暵焚而遂將成憋時過不雨民失有秋齋潔秉心
致　神祇之陟格　惕孚渙汗勉臣庶以靖恭方嚴

宸蹕于璇階情殷露禱旋布渰雲于寶墠歆協雨
公膏液垂蘇旱氛清滌始見飛甘灑潤祈祈偏浹于
堯衢繼看沃稿回焦浥浥均沾于舜畝匪直寰中之
瑞亦清塞外之塵蓋一德格天勑時幾以調化斯百
神受職均福賜以佑民可謂協位育之全功參彌綸
之妙用者也臣等叨聯侍從久荷洪私均動植以濡
恩莫效涓流之助霈乾坤而受澤徒承沐浴之光
伏願　雨暘時若菑害弭消大田多稼而百谷用登
不獨慰十千之望歲蒸民乃粒而萬邦作乂將併億
兆以樂年

賀靈雨表四

甘霖應禱神庥昭洽乎兩間　勤念爲民　聖德貫
通乎三極百靈效職萬姓騰懽恭惟　皇上極建中
和曠古今而獨盛　化隆參贊合上下以同流精誠
默契於　蒼穹膏澤久潭於黎庶無思不服有感必
通曩惟瑞雪冬盈預啓百昌之兆邇者洊雷夏震幸
清九塞之塵葢霄旰每軫乎憂防而造化實歸其掌
握茲當朱明届候　赤悃申祈思稼穡之艱難下民
所賴謂雨暘之時若上帝攸司秉一念以告虔肅群
工而省過　皇情肫至　帝鑒昭孚月離畢以示期

山出云而布靄風霆迅發溝澮交流頓回普化之玄功大慰有秋之渴望忻忻草木盡懷沾溉之榮膴膴郊原均沐涵濡之貺臣等瞻依鴻化贊襄無補于天工沐浴太和謌頌敢忘于帝力伏願 欽五福以錫庶民致太平于有象叙九疇而 御皇極綏景福于無疆 瀚海龍城寔協洗兵之慶太山梁甫嗣修檢玉之篇

賀靈雨表五

皇穹眷德昭感應于休徵 聖主祈玄妙斡旋于大造滋百嘉而允遂滌諸沴以咸清慶洽家邦歡均朝

野未惟　皇上仁義立極宣哲敷猷　軫念民生治
府事而九功叙欽崇　天道在璣衡而七政齊于玄冥
獻瑞于瑶簡大韓流和于玉樹莛薿盡熟既瞻率育
之貽耒耜並與復兆屢豐之祉顧群吏不克修其職
致三霖間亦愆其期以耔以耘在畎畞猶未病農時
之役惟宵惟旰乃　朝廷則深憂穡事之艱將旱而
暘焉恐其爲灾旣雨而歆然以爲未足　齋壇肅啓
即法界以蕆冲儀　御墨煥頒戒祠曹而舉舊典
寢衷所向　天用弗違　聖敬攸齊　神是具格言
甫出而雷電交作限向終而雨澤遂盈和氣宣通廓

化機于長養　靈滋浹給普　帝力于栽培內以登
稼穡田外以洗兵漠塞富強之業自是以彌光太平
之基由茲而益固誠彌綸之妙用而位育之極功也
臣等濫叨祿秩久荷生成仰
功覩　玄恩之優渥惟倍懽呼伏願暘雨常調乾坤
永泰得　天人之應合萬福以駢臻納川岳之珍會
千祥而畢集大振　皇威於有赫茂延　聖壽於無
疆

賀靈雨表六

天垂玄貺鑒　一人昭假之誠民頌豐年衍四海昇

平之治仰休徵之嚮應信精意之潜孚福溢堯封慶
均禹甸恭惟　皇上剛健中正　濬哲文明大德格
天至仁育物政惟歲功之叙時若雨暘心存民食之
依知先稼穡功侔　元宰撫運而五氣司辰道際貞
符握紀而百靈受職頃因時暵即軫　淵衷嚴所司
以偏叩羣神肅齋壇而躬籲上帝誠無幽而弗遠邁
周宣雲漢之思神有感而即通過成湯桑林之禱遂
蒙赫鑒允答虔忱合四海以垂陰浹三朝而流澤潤
回枯槁助　兩儀發育之功滋洽根荄若萬類生成
之性山川增色草木含輝忻　雨露之需濡識　化

工之幹運朔去冬之瑞雪已受明賜於來歲卽今日
之甘霖定獲康年於黍稷　郊廟之粢盛備矣烝黎
之粒食盈焉　帝德難名民生何幸三農鼓舞慶樂
歲之有徵萬姓謳歌載　洪恩之丕冒臣等叨依禁
從快睹　嘉禎愧無涓滴之俾喜有優渥之霈伏願
功光　旻帝道貫　重玄歛五福以錫庶民囿群
生而躋壽域日升川至介遐福于無疆雨施雲行保
太保于有象

賀瑞雪表二

玄穹錫祐鑒一人昭格之誠　靈澤敷祥啓萬宇

豊登之慶　賛神明而闡秘斡造化以成能喜溢乾
衢懽騰舜畝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　德合混元
兼覆幬持載之功草木昆虫咸若　盡裁成輔相之
道雨暘寒燠維時每惟稼穡之孔艱無俾蒸黎之失
所茲者一冬已半三白猶慳雖　玄工未至於愆違
乃　宸慮預虞其旱暵　蝟精衷而默籲　上帝有
赫鑒觀　渙綸命而　申勑有司無遺禋祀　純誠
所積感若郵傳　眷祐素隆應如響答二儀之炁倏
醞釀以回和五穀之精遂繽紛而薦祉兆豊穰于嗣
歲啓農扈于先春寫曜九重漾瑶殿瓊階之素彩霏

華千里蕩玉關紫塞之塵氛況節届乎履長而災消
沴弭功旣妙于扶陽且慶當夫首度而迎祉集禧
瑞允徵于 增筭益顯 叅賛彌綸之用永綏 康
寧富壽之庥臣等幸際熈朝樂覩 鼇事衍龜疇而
省歲備紀休徵續麟紀以編年特書大有伏願 仙
禖茂介景福崇臻 先天弗違後天不老萬年調玉
燭之和 極地所載應地無疆四海鞏金甌之固

賀瑞雪表二

誠格高穹 誕應 九重之禱 功回造化卽占三白
之祥喜溢臣工懽騰朝野恭惟 皇上仁涵庶類道

葬重玄當制作之期　履豐亨之會內安寰宇譪協
氣之旁流外撫要荒快妖氣之頓息　茂膺介福永
錫休徵維茲季冬未霑雪澤仰勞　宸念　虔禱
雩壇惟　昊天昭鑒于一人肆同雲遂布于四野六
花絢彩俄驚上苑之同春萬戶凝華似覩崑岡之照
夜況積地膴皆盈尺雖委潤而不封條允爲豐歲之
徵用表太平之象若被禽鳥之瑞徒飾耳目之觀至
於草木之祥何裨衣食之用試探往籍莫盛今時此
皆　皇心昭合乎天心故　玄澤同符于聖澤者也
臣等叨司雍教幸際熈朝率多士以趨蹌豈勝雀躍

同萬民而歌頌莫罄豫鳴伏願　帝眷昭垂　神庥滋至十日雨五日風盛治長調玉燭九年耕三年積洪圖永固金甌

賀瑞雪表三

聖主惠民夙致精禋之禱　皇天眷德弘敷大有之徵澤溢堯封懽騰禹甸恭惟　皇上信報達雍熙之妙　中和成位育之功明德惟馨典秩百神之祀艱難乃逸念切小民之依頊以時澤之愆　上廑　淵衷之慮吉蠲對越履躬叩于　皇穹昭格感孚遂仰承乎　帝貺一誠之潛通無間百靈之祚相有徵八

荒同雲千里一色瓊英皎潔散五穀之精華玉質雯
霏獻六花之嘉瑞消沴而已占盈尺應時而不必封
條山嶽增高根荄倍潤三農鼓舞歌帝力于康衢萬
彙滋榮益春和于化國顧滋雨暘之時若實爲庥眷
之駢臻　天澤偕　聖澤以同施人情與物情而交
暢臣等叨居侍從幸際　昌時仰　帝道之昭明荷
天心之悅懌殊深忻忭莫罄揄揚伏願　彌綸成
天地之能久大崇易簡之德休徵備至錫五福于
庶民道化益隆衍　萬年之盛治

賀瑞雪表四

洪化難名臚瑞應九重之禱太平有象玄靈呈六出
之奇 天雖高而聽則卑 聖惟誠而禱必應仰震
情而怳豫溥臣庶以懽呼恭惟 皇上德並兩儀
治隆千古 留神宵旰悒懷穡事之憂加志閭閻
每切民天之重茲者玄冬邁序皓雪愆期特軫淵
衷虔修日禱竭誠將事明德上昇乎天心申命用
孚渥澤允符于臚候百神效職三白呈祥琪樹繽紛
式現六花之瑞瓊田璀璨實爲五谷之精綏綏不至
于封條佇見來麰之率育皜皜漸成于盈尺已知螟
螣之深藏是蓋 聖主敬天以保民感乎有素故穹

昊應祈而錫祝昭假孔神誠大祐之無前而真符之
疊見也臣等叨叅寮勿無禆燮調歌帝力于不識不
知與億兆同其懽戴荷神功于至廣至大感　天地
莫克形容伏願　玄祐彌隆休徵茂集卜萬年而御
曆益臻戩穀之祥歛五福以錫民永保豐年之治

賀瑞雪表五

靈雪應祈允兆昇平之象　皇穹眷　聖式昭感極
之誠喜氣春融懽聲雷動恭惟　皇上堯仁丕冒舜
德好生臻中和位育之功極叅贊財成之道祈寒暑
雨洞客小民之艱黍稷稻粱恒切有秋之望屬冬時

之既屆偶雪澤之猶慾爰軫宸衷恐妨農務齋心內
殿惟翼翼以欽承　躬禱雩壇儼洋洋其陟降至誠
必饗克敬惟親六合同雲遂作輕盈之絮九天飛霰
旋開頃刻之花岡原皓若堆瓊衢路紛如連璧既霑
既足永無螟螣之虞以耘以耕豫卜茨梁之積農謌
于野忻　玄澤之兆豐士慶于朝仰　聖心之允合
是皆　皇上功侔造化用能粒我蒸民者也臣等覩
玄靈既昌既名言懽呼敢效乎鼇鳴踴躍豈殊于獸
舞伏願　道超無外德邁重玄敎記魯年奠萬國于
泰山金玉燭肆謌周雅祝一人如山阜岡陵

賀瑞雪表六

天澤覃敷大地晃瓊瑶之積　皇誠感格玄冬啓稼穡之徵禹甸懽騰堯封慶洽恭惟　皇上道叅太始運撫中興昭事九　玄靈承列聖昇平有象至仁已遍于寰區惕厲無忘秘禱猶勤于夙夜念食爲萬民所賴而雪乃五谷之精氣和則歲斯豐土潤而農始利仲冬小雪六花已灑于彌空季月大寒三白未盈于竟野庭壇齋祓知　聖躬之獨勞　簡籙敬陳荷天心之點檢是以宮謝再虔之日帝降初駕之辰同雲布而徵霰零北風凄而密雪下由寸盈尺自旦及昏

樓閣粲樓疑崇臺之砌壁飄花落絮似上苑之逢春應水腹之堅陰凝愈固迎土脉之動液滲潛通豈惟使牟麥之青榮用覩鎛銍且能令虜氣之滅没塞寢戈矛此誠至德之素孚而靈祇之上瑞也臣等才非曾史叨聯北闕之班學謝鄒枚敢獻梁園之賦惟深雀躍益戴　鴻私伏願　彌綸成天地之能久大昭易簡之善神禧雪擁帝祉日新七政齊而太階平永因功于九扈三靈衛而多祐集綿　聖壽于億齡

賀瑞雪表七

伏以　法嗣　冲玄　靈貺應　一人之禱陽回胥

壤祥霙霏五穀之華三時可卜其順成率土盡融于和暢仰　宸情之悅豫喜溢　龍顏沐　聖澤之沾濡歡騰黎首恭惟　皇上　道孚冥漠功卽康田裁成輔相以成能參贊彌綸而建極覃　仁慈于宇內民巳安而軫念如傷運造化于掌中　天不違而欽崇愈郅是以豐年屢慶邦乎至治以無虞協氣嘉生瑞應太平之有象茲以玄冬臨季雪澤未均日以㸂之　天意殆相工倕而布暖歲云暮矣　聖心欲啓震扆于先春乃渙　綸音爰釐露禱惟　至誠之昭格斯冥感之潛通　內壇肇啓同雲巳布于璇空

齋館裁臨睿䨱遂敷于瑤甸始繽紛乎散絮俄皎潔以推瓊靄靄浮浮每即形而賦象麃麃奕奕愛潤物之無聲怨驚雀翥之翩翻倏見花開于頃刻自此而澤來麰根荄倍潤從茲而消厲祲關塞無塵彼珍禽異卉徒瑰奇于耳目顧何裨衣食之源即和璞隋珠雖充溢于圓方未必立蒸黎之命唯茲　上瑞實曰休禎臣等調爕無功　恩暉藉被　殿廬宵直疑臨不夜之仙城　宮闕曉瞻驚入長春之福苑慶倍尋常于萬萬心同品彙以忻忻伏願　景福茂臻玄麻滋至渥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

當天百禮告成歲歲享周田之利三農不害人人壽
堯壤之歌

賀冬至表一

玉律迎陽萬國際天開之運　璇穹篤祐一人凝
日至之禧乾元肇啓于鴻鈞　聖壽崇增于鳳紀曆
綿宗社喜溢寰區恭惟　皇上　體道冲和　順神
淵默　建中建極動靜合　天地之心饗　帝饗
親齋戒通　神明之德協虞璣而齊七政　叙箕範
以備庶徵維茲極辨之　熙朝　載值履長之令節
斗杓旋子月當三統之先昴宿殷宵序屬六陽之始

淑氣漸滋于玄籥元聲默應于黃鍾瞽史書占睹雲
容之表瑞周圭測景喜日馭之延暉兩堦騰肆樂之
懽四海慶寢兵之候纓緌畢集玉帛交陳　肅五夜
而叩　露壇祗荷　重玄之鑒踰十辰而逢　景旦
預開首度之祥　湧祉流禧沛若水泉之初動　益
齡增筭晉如陽德之方亨歲運維新　宸釐有羨臣
等叨陪近列幸際　昌辰才謝八能莫叶鈞天之奏
情深三祝惟同嵩嶽之呼伏願　純嘏緝熙　太和
保合立天地人之極而垂衣五位永綏皇極之洪圖
培壽福禄之元而　御曆萬年茂衍泰元之神策

賀冬至表二

殷鼎升辰式協仲冬之候履長迎福載陳亞歲之儀
喜
聖主之當陽見天心之來復紀貞元而應度按
時令以承禧海宇交懽臣工洽慶恭惟　皇上道涵
泰始識洞玄微謨烈冠乎百王功德超乎千古撫五
辰而順序齊七政以明時得　天統之攸長世數周
而復始荷神明之眷祐　國祚永而益昌茲者　序
屬殷冬時逢周正黃鍾啓律緹室之璇和玄籥
生春適融風之始暢珠星璧月燦　穹極以呈暉
舜日堯年迓天休而廸吉望魯臺書雲物之慶測漢

表識陰陽之和休矣祥開昭茲覠施禮方嚴于大報時允謂之昌辰臣等叨列清班忻逢盛會吹噓有藉幸同六琯飛灰禋禘無能愧比五紋弱線但深忭躍倍切瞻依伏願
聖曆丕延治運乘陽而並進 皇啚孔赫壽源與時而俱增申錫無疆肇億萬千年之鼎盛恩 皇多祜逷三十一載之泰來

賀冬至表三

黃鍾協律一元涵發育之仁 紫極迎長 萬國仰亨嘉之會淑氣充盈于禹甸懽聲偏溢于堯衢百祿是道四方來賀恭惟 皇上道侔覆載 德冠古今

神聖登樞大化孚而金甌永固中和建極玄機運
而玉燭均調政順旋衡配歲時而成序　恩加寰宇
茂品物以偕春茲當履至之辰正值陽生之候琯灰
浮爕識六氣之潛萌圭景延暉知七日之來復宮線
初添乎弱縷臺雲已驗夫書祥臣等幸際昌期叨塵
近列望龍光于咫尺實切瞻依　鼇雀躍以颺言倍
增忻忭伏願　靈承帝眷保合太和天地位而上下
鬼神以寧臻蕩蕩巍巍之治太階平而麟鳳龜龍畢
至成熙熙皥皥之功

賀冬至表四

天開於子一陽肇資始之功日至於南五位納履長之慶儀陳亞歲瑞集　熈朝恭惟　皇上　明聖當天　大君御極對時弘化踰三紀而仁洽兆民胥治保邦纂　列聖而德超千古　顧神淵默獨觀萬化之原體道冲和攸復一元之會撫五辰而凝績政在扶陽開二儀以為功恩昭育物禮明樂備成聖人制作之能文治武功見　王者經綸之迹四時合序九域同風茲載啓乎昌辰益茂承乎　景貺天宮磬動聲元已應乎黃鍾緹室灰飛晷影漸舒于繼線覲堯星之正鼎物類昭蘇應周月之授時神人闓懌協

氣光盈于　紫極　穹陰退謝于玄枵窮塞寢兵喜
邊氛之靖息淸臺觀象書雲物之新嘉臣等叨陪文
石之班敬效華封之祝伏願　宸承　帝貺　保合
太和一之日以體元遠過夏時之曆數　萬斯年而
御運　長歌　舜日之光華　一人膺祚命之純四
海樂昇平之盛

賀冬至表五

六琯吹葭緹室迓一陽之來復三垣正斗璇霄睹萬
象之維新弘開發育之機茂著　裁成之績暖回寒
谷人樂熙臺恭惟　皇上　大智先天至仁徧物剛

健體乾行而不息　文明煥離照以無疆盡制書
兼千聖百王作述之盛丕承丕顯增　二祖　七宗
謨烈之光禮序樂和德化徽于有象民安物阜惠澤
洽于無垠夏霖冬雪皆應祈而歲功已就北狄東夷
俱效順而邊警不聞茲逢南至之辰益進大來之吉
午中立表圭日布影于初長子半迎陽璧月流輝于
既望推元紀曆數符周統之得天觀氣書雲瑞協軒
轅之獲鼎黃輿貢祉　玄象昭庥　景運當三十年
周而復始　聖壽綿億萬載久而彌昌臣等襪線才
微愧無裨於　龍衮涓埃念切期仰荅乎　鴻鈞對

時陳獻履之衷叩　闕致呼嵩之祝伏願　道同陽
長由歸入泰以亨隆治與日升咸五登三而炳燿乾
坤高厚永固　奕世之金甌日月光華恒映太階之
玉燭

賀元旦表一

律鍾太簇青陽布六合之和斗正孟陬黃道呈五雲
之瑞兩儀交太萬國朝宗慶洽神人灌騰遐邇恭惟
皇上握符凝命應運紹基敬一接群聖之傳中和
建四方之極神威一震逆醜自芟　聖武方昭夷氛
悉蕩治功超乎前古乾清坤寧仁澤徧于寰區民康

物阜茲屆三陽之　令節實逢千載之昌期　堯曆
載頒察璣衡于三百六旬之始夏正允協調玉燭于
七十二候之初迓淑氣于鵷霄　垂憲章於象闕
紫殿納萬邦之嵩藉　彤庭會四海之衣冠化日舒
長太平有象玄庥昌熾申錫無疆臣等久荷生成並
叨祿秩際新元于端月祝獻　南山慶首節于清朝
心馳北極伏願　撫三辰以凝績歛五福而錫民
獨運乾剛　君德益亨于九五靈承　天眷帝壽永
綿於億千

賀元旦表二

端月紀辰蒼極布始和之象王春司令　紫宸[illegible]
祚之祥麗曉色于金鋪動韶年于玉律　鳳曆越三
旬而再啓龍旹際九葉以益昌邦國乂寧地天交泰
恭惟皇上德象帝先道同乾運　撫五辰而凝績與
日偕新齊七政以授時體天行健和氣召四靈之瑞
玄威靖九塞之塵是以　上帝居歆瑞雪應明
禋之禱　天心助順神武收不戰之功忻至洽之無
虞徵太平之有象茲者當三陽開泰之候正萬物出
震之時氣轉鴻鈞共樂　堯天之化日春回鄒黍巳
消燕谷之陰寒形庭藹瑞雪之繽紛閶闔現卿雲之

燦爛應條風而送暖人與物皆在春臺獻椒頌以迎
祥君育民同登壽域璣衡正而黃道闢玉燭調而太
階平普天仰陽德之方亨率土賀乾元之正始是
天啓維新之運而神扶永命之基也臣等秩首班
行 恩深眷遇涵濡德澤同萬物以生輝拜舞衣冠
仰 九天而稱賀懽忻倍切感激難名伏願 茂介
陽禧誕膺 玄祐聖法天天法道 聖壽齊天地以
無疆國保治治保民 國祚鞏山河而永固

賀元旦表三

三陽啓泰乾坤昭化育之仁 萬類回春海宇際亨

加之會歲月更新于鳳曆氣機初轉于鴻鈞遐邇騰
懽臣民胥慌恭惟　皇上神功撫運至德統天正位
居貞仁義幹陰陽之用對時育物弛張綜闔闢之機
齊七政以勤民撫五辰而凝績　聖敬上孚于穹昊
皇風覃被于遐荒外順内安九有戴　堯天之浩
蕩時豊歲美兆民忻　舜日之光華　聖人極裁成
輔相之能世道躋雍熙太和之盛茲者元正首祚上
日發春　明堂宏啓于青陽　閶闔煥開于黄道晨
祥晨正爕回萬井之腪娵訾日臨光昳千門之曙誕
布始和之令聿修献歲之儀玉帛來同仰一人之有

慶冠裳萃止祝 聖壽于無疆彤庭凝祥需之氤氲
紫禁迓 玄庥之駢疊嘉時伊始 景命益隆即
今之三十一年茂膺 寶籙後此而千億萬歲永握
珵暑協氣薰蒸囿群生于壽域條風鼓舞躋品彙于
春臺

賀元旦表四

日啓三陽仰昌時之茂對陽回六合忻大運之維新
喜溢臣工懽騰夷夏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德邁古
初欽若 昊天百神歆而受職懋昭 皇極四海暢
以同風糓然禮備樂和久矣治隆化洽惟玆 正旦

義恪佳辰誕陳元會之儀茂衍履端之慶　天臨紫
極瞻瑞靄之氤氳氣轉洪鈞覺　玄風之清穆恭惟
體元居正是宜申命用休慶集　一人祥開萬物肇
寶曆三十一年之首祚綿　珵啚億千萬載之丕基
臣等職忝戍均躬逢　明盛菁莪樂育咸仰賴于生
成梧葉稱觴庶少伸于頌禱伏願　保泰以臨天下
處豐而宜日中新以又新同戴堯天之浩蕩旦而復
旦永瞻舜日之光華

賀元旦表五

四始履端萬寓啓維新之運　三元首祚兩儀協交

泰之期青陽秉震以發生　紫極應乾而納佑神人
胥慶朝野騰懽恭惟　皇上道邁羲軒德隆堯舜
凝神清穆玄同象帝之先建極中和敬授夏時之正
撫五辰而熙績齊七政以當天雨暘燠寒育物功昭
于茂對禮樂刑政體元化備于裁成國常泰年屢豊
　玄機默運外威嚴內順治　神武丕揚祿位名壽
之兼全信巍巍而莫及功業文章之特盛有蕩蕩而
難名茲者序正孟陬儀陳元會祥開鳳曆屆三十二
載之元懽動龍墀祝億萬千年之永仙蓂十葉擁瑞
靄于穹皆鈞樂九成度頌聲于合殿　皇仁隨陽澤

而汪濊韶光協和氣以昭流是誠 天眷之益隆大
慰民心之仰戴臣等叨塵密勿夙荷生成念歲月之
既多感 寵恩之愈厚舞同鰲抃頌益嵩呼伏願寶
筭 天齊瑶啚地廣備箕疇之五福永登萬物于春
臺正泰階之六符長納八荒于壽域

賀元旦表六

乾坤交泰覩 聖治之維新海宇同春仰 天休之
溥至臣工胥悅遐邇交懽恭惟 皇上受命溥將
凝神清穆德合四時之運學開千聖之傳禮樂典刑
罰中政教畢張寒暑節風雨時陰陽無忒納庶民于

皇極　升斯世于大猷蓋道久而化成故風行而俗美茲維端月三朔肇臨爰啓昌辰百祥萃至禮陳元會適當肆　覲之期慶洽寰區咸切朝宗之念瞻咸顔于咫尺肅環珮以趨蹌栢酒稱觴椒花獻頌氤氳五色雲光遥擁乎蓬萊梟娜千枝春意先傳于御柳忻和風之布暖見化日之舒長道與時亨儼僊遊于舜旦人同春育惟敬祝乎堯年臣等幸際熙朝恭逢　令節　恩荷陽和之被報懷葵藿之私伏願乾元發育離照重明國泰時遙宗社享萬年之慶内寧外謐華夷同一統之春

賀元旦表七

律宣太簇陽固六合之春星紀孟陬氣轉三朝之旦
皇運與　天行共泰歲華偕帝載咸熙慶洽含生
懽騰率土恭惟　皇上道符冲漠治邁古初育物對
時四海普霑乎兊澤體元居正萬幾獨斷于　乾剛
禮樂備而聲教彰府事治而詠歌作風塵息警神功
允奠乎瑶圖雨雪應祈　聖政屢書于玉版　仁協
唐堯之大蕩蕩乎難名德同周文之純亹亹焉不已
屬化成于久道適節屆于履端肇七十二候之厤徵
衍億千萬年之景貺　推神筴而統天握紀啓象魏

而布令憲和紫殿爐烟暖合條風之習習彤庭燎火
光迎旭日之輝輝洪禧茂介於維新　戩穀丕昭乎
更始衣冠萬國拱北極以來王閶闔千官稱南山而
上壽昔華封之祝事僅見于一方而塗山之朝時
非值乎元會乃今承　九業重熙之運當二儀交泰
之辰得遐邇之懽心蕆元正之盛典誠考諸傳紀而
未之前聞者也　臣等恭趨　丹禁喜覩青陽仰
六龍之時乘隨百獸以率舞伏願　玄靈篤貺　黄
輿薦祥　納宇宙於同仁綏華夷於一統三十年而
又爲世永私撫世之模八千歲而始爲春益進長春之筭

